

萬齊閣書話全集

三
弓
文
牒
論
記
說
跋
啓

策
序
募
疏
辨
書

序

憶去年春趙子天羽謁選得交城客有謂予者曰以趙子之文學丰采蔭映海內慮無不爲石渠金馬重而乃爲令又趙子試上等應受郡李李與令級雖平體貌懸甚而趙子奉新令甲改授得無有違情拂志遂生騷屑不平之感乎又曰趙子少年豪俊交遊最廣所至車蓋侯門如織今卽爲令亦應得吳楚間通都大邑有文物聲名足以恣其鼓舞發摠之用而乃就大行山邑得無有傲情放志遂著藐然不屑之態乎又曰趙子才負四應天下何事足以當其意者葺爾交城固枳棘之棲也得無逞其一往之氣擊斷剗割或涉於汎駕者乎予曰

否也趙子量遠遠則不以目前所不足者自隘趙子學
靜靜則不以一己所有餘者自恃趙子正未可測也後
數月客從晉來謂予曰趙子固不以令也而輕易之也
趙子固不以交城也而鄙棄之也予曰何以徵之客曰
趙子至邑卽集其父老子弟於庭殷勤懇惻求其疾苦
而謀所興革次第舉民輸租至者雖窮鄉僻處之農從
未見縣城官署皆得從容階下自言其情以訟至者卽
孩穉嬾嫗必解顏下氣不厭委曲察真偽民樂而親之
以爲凡令茲者齷齪叢闢置勿論已若英妙穎發率尊
嚴如神伍伯震呼辟除小民先怵惕喘汗莫能達胥吏
反得借威福爲奸慝今似此是與民揭雲霧而睹青天

也又蒞任有公費計里聽云例也徵租有羨餘以備耗
亦云例也牙僧各分日應薪米鹽蔬以及布帛價十給
五中又有分蝕之者亦無不云例也凡此舉民所甘心
趣赴恬不驚怪安固然趙子一旦剗革若恐浼焉民以
爲作吏者方將彊民所不願以困民也歌之曰趙公齒
漱汾水又開濬渠利躬自相度形勢高下遠近利害爲
民設千百年計以與雨暘平嗟夫吏之傳舍其官也久
矣又至邑輒共城隍神誓毋以苞苴貽神羞及五月告
旱甫禱神祠雨隨車下三日霑足歲用稔蓋趙子之與
神相信也澁矣以故流移盡復夜犬不吠於是聚學校
士子偕之講栳經義示之師承訓以作文勿爲俗囿月

有課不言之屈不越文翁之治西蜀吳公之守河南也至於決獄通敏而莠民悉薙執法嚴一而蠹胥悉祛皆餘事耳蓋趙子之不輕易其令不鄙棄其民如此予聞之笑曰予向者固嘗言趙子之量遠而學靜也奚埃今日哉方今晉中大吏皆以豐沛勛臣用明無所不達廉無所不親為令者易于見守易于見才趙子旦夕登薦牘循吏名微

帝座矣客又曰人非始之之難也而終之之難趙子勤於始也得無怠厥終乎予曰向固謂趙子量遠而學靜也豈有遠與靜者而終始之慮哉行與院中同待漏矣客以為然遂攬筆述之為序以寄時

康熙八年四月朔三日

淮南龔鼎華拜題



序

恒夫先生治交五載龕亂詰奸教養備至蔚然稱大治
晉大中丞達公上其功於朝

特旨議敘後不爲例煌煌曠典人皆榮之余曰繇今日
以觀恒夫誠可賀繇受任來迹其勵志捐軀出交民於
刀兵水旱以有今日也則毛髮有不寒而股有不爲之
慄否夫人才有全有偏能爲劔者不必能爲筆造父之
御不必兼蠅衛之射才限之矣古賢君聽琴瑟思志義
之臣聆鼓鼙思將帥之臣聞鐘磬則思死封疆之臣是
三臣者國之寶也然當其拊髀以思謂得一已堪佐理
安望兼之者乎余與恒夫交二十載矣始偕侍御道南

高青閣自訂文集 卷之四
胡公晤於姑蔑日賦詠棋酒爲歡恒夫年未請纓雄文
奪燾俠槩不可一世縱談當世務指顧風生道南心折
之顧余曰異日幹造化機而卷舒在手必吾同門趙子
也戊申春余遊燕山再晤恒夫於峨嵋寺嘯旅軒適梓
兩尊人雙壽贈言成函索余詩補入未幾以郡李改授
交城令而余亦偕及門泓庭王子楚行不相聞問五年
沆癸丑余客純畱距交四百里聞太夫人訃策蹇盧川
申炙絮之奠會恒夫已晉秩版曹摧痛轉劇對余嗚咽
但孺子泣而已余亦涕出失聲已執手相慰言久之恒
夫曰不孝待罪晉地駭弩機伏虎尾春冰瀕危者數矣
賴大中丞弘推置之懷曲垂誘迪俾下吏得少展臂肘

不然皮骨久糜碎卽今日哀毀餘生安復望耶余熟察
恒夫寢處苦次飯漿水茹瓜蔬形容枯癯方寸忽忽如
失日強起視事外一切筆墨都廢舊所鐫牧愛堂編數
卷係始任時業乃比歲簿牘詳案泊往來贈畬諸文悉
散漫填委不復理門下諸君子遠來襄事彙葺成帙竊
相語曰師治吾晉無一事不可法無一語不可訓業有
成編易續廣之付剞以表式將來俾一片苦心熱血咸
稟爲玉律金科以當尸祝不亦善乎余觀昔人著能聲
載在史冊者廉隅飭矣而禦侮或不足豈弟頌矣而擊
斷或非所長能禦侮矣擊斷矣或顧忌繫束中懷疑阻
弗克騁恒夫初蒞交一切耗美陋例刻革悉盡清積逋

平累都均城守端士習奉已嚴潔而政教一向寬和每
斷獄立與剖決面定讞詞判其曲直受責者無不歎服
去至地方利病必詳陳端委纖屑洞達當事鑒其誠所
請必遂如斬蠹逐旗復厥鑿山皆創行驚俗之舉而呼
應如臂指標影治化益蒸蒸又古所稱志義之臣非歟
其待山寇也示以威信初勸徠慰撫之不矜聲色恒如
無事然至沉機神算瞬息倚伏俾狃而莫予忌卒之魚
聘獸駭罔知所措蓋默範圍數百里山徑無遁形遂操
券而獲不媿古名將方畧繇是境內平而全晉胥賴寧
宇封疆之寄無大是者奚止一令長任耶昔章文懿功
著旂常一生以不得臨武爲恨劉忠宣欲得一親民之

職不願驟躡京堂恒夫之宰交也師保而干城循良而
將帥爲令之榮於斯已極不知兩先生眡此又當如何
歎羨耳抑聞之大器不器恒夫萃數人之長爲時全才
奢取諸造物而莫爲槩限經緯弘通誠不世出之奇爲
當事歎獎而倚信之樂嘉與以有成也固宜是堪上應
當宁拊髀思矣余促裝匆匆輒繙閱茲編深歎其本末
綜貫經術閎濶且復心勦形瘵不顧身家利害措民衽
席而歛之刀兵水旱之餘至今披其文追維曩事猶爲
之毛寒股慄不能自已藉非恃有卵翼之者豈易奏鴻
功而荷持達之知哉異時服闋赴部應黜管商卑烈控
馬鞭籌如楊本菴少保伸紬爲羸使國家不可一日無

此人固恒夫素裕之畧請以是編爲嚆矢矣敬爲之序
皆

康熙癸丑仲夏日甬水年家眷弟李文纘昭武甫頓首
拜撰



序

竊嘗讀史而窺古今能臣偉畧以全材著者有幾哉優
於綏柔或戡定則不足饒於猷畧或文章病未遑卽有
勲名蓋一世智足利物功足靖亂未始不恢恢乎異也
然一旦利害攖其前得失形乎遇鮮不色動神沮頓喪
生平爲有識所笑舉昔日之經營區畫雄視一切者無
非矯情飾望耳曷貴哉辛亥秋予隨家仲執齋宦游昭
餘偶訪公文署抵掌縱譚歷歷皆有底宿及觀其政聽
斷如流邑有利害必調劑委悉如身受疴瘳務釋焉後
止信公擅吏能如此居無何競傳交山平寇事余曰噫
異哉茲寇蟠聚山谷恣害三晉近百年矣公以何術而

奏績之易不啻縛小兒而繫之頸抑何神哉及聞定謀指麾固知公胸有成畫非恒理所能測矣予嘗遊卦山却波諸勝見公構設閒曠吟咏流連居然東山賭墅風流游刃之才無所不可今春調審赴省聞太夫人訃徒跣奔署晝夜哭不絕聲闔邑紳士以至婦女兒童無不爲公破涕僻嶠野人從不入城市者皆以帛纏額相顧泣曰公丁艱去吾等難存活也嗚呼非至德入人深何以感孚至此當事念地方重劇堅檄候代公廢櫛沐者兩月會晉秩司農例宐入省謁當事且謝吊及更衣蟻蠶滿襪褶間公年方壯近以過哀髮頓爲白大中丞達公勉之曰爾母亦不虛在世間爲人矣爾晉戶曹當保

精神爲

朝廷異日辦事若毀傷滅性亦非所以全孝公泣懇委篆中丞曰爾數載勤苦何惜兩月不以慰交人依戴之誠乃始墨衰視事哀稍節然飯蔬飲水面墨枕塊固不異曩聞訃時也茲束裝行矣予過署言別適河東鹺司印檄行廳有交城縣已經疏叅無得模糊離任之語見諸省報予時在座不勝驚愕公坦然曰五載勞吏自問無愧忤可爲指摘地卽或呈誤報罷得終身廬墓求不忝爲忠孝已耳得失何容心耶徐起握予手入室予睨其裋橐圖書數卷而外無長物內庭雜沓者惟門下士惜公將去治蹟無所率循共訂牧愛堂編彙付剞劂而

已以視公家清獻琴鶴其同異何如耶予還署家仲遣
急走河東探前檄謬妄郵書慰之公手復云原不驚心
何須折齒予兄弟竊訝公不近情而又未嘗不媿服於
心也夫哀痛之久且及息肩忽罹意外卽少感憤何遽
爲品望累而公素惟獨處非大賓大吏羣屬耳目之際
倘嗾嗾怨懟幾微見於顏面或營及家室一事予雖偃
蹇布衣頗具冷眼亦將持短長以議其後而公之廉淡
鎮靜真有不媿古名臣者公合循吏良將才人孝子爲
一身上下古今稱全才如公者其有幾哉予不暇述述
亦不足以盡因書所目見亦以知公夙昔表著果皆本
於學問天性而予之論人必窺隱微不隨聲附會也癸

丑重陽後三日浙江舜水陳之湜妻若氏頓首撰



序

趙恒夫先生治交城鑿高離諸山以導水使人享河渠
之利說者以爲其功在萬世又入交山蒐薶數十年逋
寇之根株以銷全晉肘腋腹心之禍說者以爲其功在
百年先生之鑿山導水乃史起之治鄴也其戡亂除賊
乃龔黃之治渤海潁川也然而史起龔黃身爲郡將位
高柄專其事殊易若夫先生以縣令而欲捺上下之機
奏焦爛之功其勢較難且史起龔黃之得紀循吏傳者
人各一事也先生乃今合而有之似其績尤偉也余思
先生所處其勢誠難然亦有無難者蓋均之一事我爲
之人亦能爲之則閔然角擬者衆矣惟彼交山之寇盤

銅弱甚

朝廷爲之宵旰督撫爲之憂勞羣工百執事爲之奔命而惴栗上與下旁皇却顧莫可如何而先生獨徐徐言曰是則我能彼黠者共嗤其慙懦者方愕其夸然雖嗤之愕之顧以功令督責之故則又羣幸先生之濟以紓其旦夕之咎卽或不濟亦可使先生犯難爲嚆矢以分其前此養寇之名是以先生得悠然爲之惟其所用而莫之或忌也嗚呼先生其亦有天幸矣乎三晉及門爲哀其數年內所著之文以梓之名曰牧愛堂集皆治交城時事也余讀而歎曰先生茲集其功與言並立者歟夫功與言並立者古今無有其並有者意惟陸敬輿李

文饒爲然蓋昔絳侯灌嬰能立功矣惟魯無文不能自述其事也賈長沙董江都能文矣而漢文帝又不假之位雖爾時長沙江都援往迹之廢興劇切當今之利害吾則以爲越俎者機必左代斲者議自疎終不若敬輿文饒之能浚切著明也敬輿文饒佐德武二宗處置藩鎮洞中機宐迄今覽其文者莫不歎其詞筆之工夫詞筆之工者由其理之足也理之足者由其謀之周也謀之周者由其見之審也使二公不當軸則未必其言之確使二公當軸而不能文則他人未必能達其辭今觀先生茲集名爲先生之文實先生之政也以先生之政爲先生之言策之精者文足以發之文之麗者議足以

張之言以事爲之幹事以言爲之華誠合絳灌賈董爲
一途而出之者也敬輿文饒無能擅美而獨絕矣詎不
盛哉先生又言集中所載特其鉅者著者若夫除弊興
利區畫實繁有不及言者或圖功於不見之所禍未稔
而事先弭有不必言者更如戶外二屨機事貴密有終
不可以言者其他憂畏譏讒觸喉忌器有必不敢言者
今皆略之嗟乎先生之遇可云隘矣至矣而言不盡意
尙或如是則彼庶僚孤臣欲以微言撼虎豹排閹闔者
又豈可以必遂也余爲序先生之文而慨然及此匪以
歎其難正以識其盛然則世有能文之士際可爲之時
而顧畏難苟安以至機往會徂惆悵空歸者能不有羨

於先生而爲之愧奮也與乙卯春日年家同學晚弟卓
人臯有枚氏頓首拜撰



萬青閣自訂文集總目

牧愛堂原本刪存

漸岸恒夫趙吉士著

馮雲驕 孟漢儒 張元樞

張恕禎 翟垣 趙臺憲

丁廷楗 張冲光 宋漢

三晉受業張蘊生 楊敬儒 任及伊全訂

閻若璩 閻襄 楊雲松

程奇畧 嚴調鼎 李楚

王德興 張應嵩 喬曾

文牒十二篇 趙觀 郭世光

策一篇

萬青閣自訂文集
二
論一篇

序十七篇

記九篇

募疏四篇

說二篇

辨一篇

跋七篇

書三十九篇

啟二十六篇

萬青閣自訂文集目錄

牧愛堂原本刪存

漸岸恒夫趙吉士著

文牒

新任交城縣牒城隍文

牒狐大夫祈雨文

牒交城城隍祈雨文

牒交城社稷南壇八蜡文

牒馬明王文

祭保定同守常公二河文

迎薛公入名宦祠文

祭侍御卦嵐李公文

祭襄垣令于九扶年兄文

祭代州馮秋水方伯文

祭蔡竹濤湘文

開龍門渠祭高離山文

策論

課士策一道

課士論一道

序

重修交城縣誌序

附縣誌編目凡例並小序

胡質明詩集序

建修交城縣署序

春夜踏雪却月湖隄序

重建北門城樓序

林浣亭涂水試藝序

四望樓序

于章雲孝廉詩序

張仁度春秋備要序

晉撫達公文告序

平遙張康恭詳稿序

四書音辨序

篋中存稿自序

晉祠望川亭序

賀杭方伯擢大中丞開府秦中序

代督學謝公作

陳長恭家居詩序

賀文城新令孫公渙同寅壽序

新任交城縣牒城隍文

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明既立之大夫師長監司守令
幽復立之山川社稷城隍土穀凡以順四時節六氣福
善禍淫其權固與守土者等故祭典曰有功于民則祀
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夫好惡不偏謂之父母靈
爽不忒謂之神為父母而好惡偏為神而靈爽忒其負
國家一也况城隍為一邑主較之前賢往聖則其祀專
揆之佛老二氏則其祀正其責固不得與凡為祠者比
明矣吉士奉朝廷簡任令茲土誓當洗心滌慮撫養
斯民神受百姓黍稷祐一方保障之任其均之令今與
神約自今後凡四境之內見利不興見害不除善惡混

消是非顛倒加派累民枉法納賄惟神降禍于令令卽
無祿令其無辭自今後四境之內陰陽時水旱節天厲
不作惠迪吉而從逆凶亦惟神是求苟不其然是神受
百姓黍稷而無功于民也不能捍大災禦大患也其何
靈爽之有則吉士亦將歸過于神神其鑒焉

牒狐大夫祈雨文

狐公突長公暇次公
毛交城人嗣在北郭

嗚呼大夫生爲臣而忠以利晉也歿爲神而靈亦以利
晉也生利晉而不能故爲臣而忠歿利晉而無不能故
爲神而靈由是以推大夫之心東距無棣西訖河外北
起繁峙南盡于華陰號洛舉晉之四境苟有利于民亦
惟大夫焉是賴而况生于斯葬于斯俎豆馨香于斯如
交者乎吉凶憂患大夫之于交固不得委之于罔聞知
也夫晉之境與吳楚異無江淮池塘之利而交之境又
與三晉異地少而多山疏泉引渠之所不及農功四時
待澤于天而已大夫之所知也今仲夏矣麥方實而久
不雨穗者且虛以稿也豆方孕而久不雨苞者且黃以

萎也禾方秧百菓蔬菜方遂以榮而久不雨甲者結者
敷者且憔悴而隕以燼也蒸民其咨大夫其罔聞知耶
將令之不德也民之有罪其罰之也抑有命自天大夫
不得而主也令信不德令蒞治不及五旬其可諒耶民
之有罪有罪無罪其可一視之耶有命自天大夫獨不
能爲斯民請之于天耶有酒一盛有黍一豆大夫其享
之三日其雨五日其雨大夫其圖之

牒交城城隍祈雨文

交之境十之一地也其九山也汲于井泉深而微引于
渠勢高而逆旣艱于地利惟天惠此下民五日風十日
雨俾乃克有夏克有秋今五月矣穰者麥苞者豆甲者
禾茁者榮者爲果爲蔬均待雨以遂雨旣不至民乃其
咨歲且告荒嗚呼天昔降災喪于晉水旱薦臻憔悴之
未瘳其堪重困此也荒則饑饉則流流則亂 朝廷殆
不得安享其租稅神殆不得保歆其黍稷患將若之何
夫爲百姓請命于國家令請任之爲百姓請命于上帝
神請任之天油然作雲泮然下雨其庶幾有歲以穀我
婦子無作神羞

牒交城社稷文

於維大社爰暨大稷茫茫宇宙德流罔極不斲澤於九州矧茲一域惟交土亢水寡力農艱食神以平水土明農配天祈年是亟今茲仲春禮典宜敕

牒交城南壇文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

於維列神佑我黎元承天時行澤莫普焉既高既深蔑有變遷爰若金湯使民奠安邑瘠而險維神綏之罔艱今茲仲春秋敢告用虔

牒交城八蜡文

先穡 司穡 司農 郵表 啜 猫虎 堤防 昆蟲 水庸

於維列神典崇上古粒食蒸民任職庶土山農難於澇旱鼠蠹是蠱祈有豐年咸有利於斯宇今茲仲春秋敬

修祀祐

牒馬明王文

廐之馬十有六匹自辛亥四月迄壬子四月爲日三十
六旬騾若馬歿者二十有幾嗚呼馬之死常也何若是
其多且速也或齒老焉而歿或失芻飼焉而歿或勞極
焉而歿馬之歿宜也皆未必然而歿何也皆未必然而
歿又多且速若是何也明有官司幽有鬼神皆以稱其
職爲賢神之封曰馬明凡馬之生歿肥瘠神皆主之久
欲禱之神無暇今逢神誕日謹爲文以告嗚呼是非縣
官之馬也 朝廷之馬也

祭保定同守常公二河文

公名大忠壬辰進士交城人

嗚呼公今其亾矣自古聖賢皆有歿在公亦又何悲而

在

吉士

茲不禁泫然涕之無從也夫公生於晉

吉士

生

吳越相去三千餘里地如其遠也生未嘗得一面聆一語交如是其疎也然公實非今之人而吉士之所以哀公者亦豈猶世俗之所以哀夫人者哀公乎古道旣衰聞忠孝之風廉恥之節非姍然笑之則漠然置之耳慨江河之日下迴狂瀾於旣倒孰能以一身起而維持之嗚呼兩去邑而使其民悲思之如父母者非公乎甫下車而造孫徵君之廬者誰乎椒山先生之寢宮其再新乎羣忠羣烈俎以豆乎旌孝而不惜屈郡司馬之膝

以拜其部民今之人而有如公者乎白璧之瑕可磨而
數年之汚女其貞女乎鰥寡孰獨自公之亾而誰其濟
乎吉士生也晚雖有志乎古人之所爲而聞其語未見
其人則當吾世而所云求什一千千百者非公之師而
誰爲師乎乃以相去三千餘里之人而忽焉得吏于其
鄉庶幾十餘年嚮往而不得見其面聆其語者今且過
其治而問業焉嗚呼孰謂一旦而公其亾也豈斯民之
無祿將天之慎重賢人君子每不使久居人世抑吉士
之不幸終不得就正先生以幾于有成嗚呼公今其亾
矣將遂冥冥泉下而凄然於荒崖蔓草中也將存爲名
臣歿爲明神昭其精靈以司吾下土也將復生爲忠臣

烈士以佑吾 皇家也將一屈一伸遂蕩然空虛而委
之於大化之無窮也以相去三千餘里生不得見一面
聆一語之人而哭公若是誰復知之非公知之而誰也
然在吉士實則知公而公其果能知吾否也公卽知吾
而吾亦何由知公之果知吾否也嗚呼尙饗

迎薛公入名宦祠文

公名國柱陝西人高唐縣人

自古惟建百世之功者斯能立百世之名受百世之享而無愧

吉士

令交二載入文廟歷數名宦從祀者無幾

明以來益寥寥非立名受享之不易亦建功之不易也秦中薛公生當明季時重科名拘資格公負非常才不屑屑計及以成均謁選願試一官以見功於世治交數載遺愛在人縉紳頌其德政赫赫若前日事而其功最大交民賴之者莫如築城一事崇禎末流寇蹂躪三晉郡邑破陷公先事圖謀易土城為磚樓櫓具備遂使五里雉蝶屹然為太原保障公之功固可不朽矣

吉士

鮮

才日思所以利民而力不從心即如東關四廂北城一

郭目覩頹壞而不能修舉安望百堵皆興雖特與事不
同使公官今日當亦有掣肘棘手而莫展者然公既建
其功立其名固宜受其享使僅祝之私祠未配文廟則
國人所以報公者猶未盡也吉士既不能繼公之功而
有所建樹其敢沒公之名斬公之享不與都人士大報
功之典哉歲庚戌閏二月請于列憲報曰可是用敬卜
良辰位公於文廟左廡各宦之祠報公不足勵已有餘
後之來者對越吾公均有惕於斯言也

祭侍御卦嵐李公文

公名之奇丁丑
進士交城人

嗚呼公其歿耶其可哀也夫其亦可慰也夫顧公之歿
予不敢以世俗之所為哀者哀公蓋余與公固自有所
以哀焉者也公之歿余不敢以世俗之所為慰者慰公
蓋余與公固自有所以慰焉者也彼世俗之所為哀公
慰公者吾知之慎德積行胡不百年此其可以哀富貴
考終多子孫而且賢此其可以慰若此所云夫人而哀
之夫人而慰之則亦又安用余之哀且慰也嗚呼公其
歿耶其可哀也夫巳酉之秋予與公暨武胡解孔孫張
諸公登玉山之巔四望興懷酒酣樂甚予時舉杯屬公
曰勝游難再金谷蘭亭之會寥寥千載無繼者不知何

時復得與諸公樂此樂也庚戌春予始闢却月之湖予偕諸公泛舟中流酒酣樂甚公時舉杯屬予曰吾生長茲土不意于城隅一識臨流之樂也其秋九日子復邀諸公登石壁諸公俱至公以病不克偕明年春胡公孔公相繼歿迄今而公又告終嗚呼其可哀也夫却月之湖不改王山之峰長在公其復能與予泛此湖登此峰以樂其樂也夫自亥春至今曾不二載而登山臨水之人竟亾其三昌黎有云其于人世何如也却月之湖不毀王山之峰長在予卽欲復招曩同時諸公共樂其樂其可得也夫然吾聞古之君子其出也則憂天下其退也則憂其鄉國西山之寇自勝國迄今終公之身靡有

寧曰去冬譜山吉平班師之日公與諸公持牛酒深入惠家庄犒師謂予曰微公則吾夢魂中不得履此地也是公不幸而歿猶幸而及見羣山蕩平與諸渠之授首度君子不以一家之蕃衍富盛爲慰而以一鄉一國之得安其衽席爲慰則吾之所以哀公慰公者固有出于世俗常情之外而公聞之當亦必有以釋然瞑目于地下者異日白雲滿山春波蕩湖或登高而歌或臨流而賦俯仰疇昔舉酒酬公不待巫陽而或來公之身歿而公樂山樂水之心當不隨公之身而俱歿也其然乎否乎嗚呼尚饗

祭襄垣令于九扶年兄文

嗚呼哀哉憶吾與君長江之游大海之濱班荆傾蓋意
氣如雲桃李翩翩金沙磷磷惟桑暨梓况也良朋嗚呼
哀哉憶吾與君款段都門始自庚子迄于戊申蟻眉晴
雪報國朝筠有酒斯醉無謀不聞嗚呼哀哉憶吾與君
連翩捧檄並轡西征清風明月迭為主賓朝歌夕酬非
于則程公同程蒼字年兄與于共出都門萍沱之陽井陘之陰從此別
矣逝如浮雲嗚呼哀哉憶吾與君羊腸仙掌脉脉琴心
花開花落曰有五春去年七月賀子揆晨儀狀感誰周
天卿雲千以恭報二物為公壽有廟天三百六十卿雲一萬二千奉壽之戲想君一笑胡
不予聞嗚呼哀哉薰風南來忽吹訃音漠漠金蘭恻恻

燕雲長途譚笑無復此生歌章初度易作招魂赴晉三
子餘子一人戊申春同後晉今者公與荆比劉嶼亭素
車白馬能乎不能嗚呼哀哉生生死死如火傳薪公有
令嗣天地化龍克昌厥後實大于門公即韋雲弱冠舉
何必眷戀區區一身辨香煥煥重泉九冥吾爲君慟君
爲吾歎嗚呼哀哉

祭代州馮秋水方伯文

嗚呼先生之歿數月予始得先生長公之所以狀先生
者爲文以奠先生也嗚呼以先生爲今之人而未嘗有
以違乎今以先生爲古之人而又未嘗有以貌乎古也
夫不可以古今限而又安能超於世之外以別先生之
爲人乎嗚呼予何以哀先生哉先生年甫壯以明經應
聘敷陳天下利害是非禮樂刑政兵農財賦之故挺然
若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與時者嗟夫世之士焉者若
先生可矣先生起家灤州刺史三遷而至大方伯所至
爬革釐舉無畱事若其持預定粹講學論文尤非俗吏
所矚嗟夫世之官焉者若先生可矣九齡見背七載承

高子問自訂文集 卷之二 三
歡推先生之心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嗟夫世之
子焉者若先生可矣宅東構別墅以課藝顏曰知園蓋
取知止知足二義也十年丘壑于戚于友無不灑然嗟
夫世之鄉大夫焉者若先生可矣而且元凱之倫後先
輝映一仕於朝一舉於鄉一貢於國吉祥善事備具無
遺而因抱其全以還之造化予又何事斤斤焉以代爲
無可哀之哀乎哉而有不得不哀者憶去秋晉闈事竣
先生以次君懿生偶爲予網所羅貽之長箋纏綿真摯
恍如昨也浮雲生於四表其合也無端而其離也必有
裊裊不絕如縷者殘碑廢址於人非有故也而顧之者
猶徘徊而不忍去而况夫因其子以及其親因其所遺

以思其所存而又爲今之人所不及古之人所未嘗遠
者歎其能已於哀歎嗚呼予之所以哀先生者盡此矣
嗚呼尙饗

祭蔡竹濤湘文

嗚呼竹濤胡爲而生胡爲而夭胡爲而適歿于交也辛亥七月予會竹濤于太原郡齋太守周公取輦下諸名公贈行篇什擲予兩人閱之予始識竹濤之面而因得讀竹濤之詩秋痰訪予却波湖畔下榻署內陶縱軒中復得悉竹濤之生平與議論竊以爲竹濤之生當不徒然牛也顧憤世太甚恐終不爲世容耳旬餘始出龔宗伯程職方手書葢兩公介竹濤以交予者竹濤不以之介也越兩月竹濤形神俱瘁醫者告技窮予心知其不起竹濤曰吾自信必不死吾有父母有妻有子薄田頗可自給顧何爲而踰江涉淮渡黃河而至燕由燕而復

抵晉而死于交也吾在京爲高陽徒所困而得病吾旣
病出京渡滹沱踰井陘而病且甚及至太原復北歷忻
代登五臺之巔望大漠之城而病愈甚凡此者皆可以
死乃竟不死而死于交也此則竹濤之所不信者也乃
卒死于交年僅二十有六是不徒然而生者卒徒然而
天矣嗚呼竹濤子之生也胡爲其天也胡爲子之歿而
竟歿于交水也又胡爲豈真憤世太甚不容于世耶抑
或若有待于子而始歿者耶憶辛丑春嘉興孝廉徐次
鏐病于京移寓峨眉僧舍與予晨夕顧不肯死他人之
手而囑後于子以死予親爲含殮且經營其喪以歸甲
辰之夏予謁選京師山陽范眉生明經病于家顧不肯

死于家力疾赴長安而囑後于子以死予復棄選行三
千餘里之淮上爲之定嗣卜葬而還曾不十年而眉生
次鏐之事乃復見于竹濤耶子與竹濤訂交未浹曾未
若次鏐之同年眉生之同筆硯也而竹濤亦復如次鏐
眉生之死而有待于子耶嗚呼竹濤志廣遇窄風流頓
盡憾也死于天死于客死于上不獲訣別兩尊人下不
克囑其妻與子更憾也然次鏐眉生遺文在笥都門哀
誄二子之章盈篋子至今不能卽出之以問世子之友
潘君次耕旣爲子作行狀以廣求知名諸公之哀子者
之詩而周郡公更將爲子蒐輯其遺稿梓行以傳不朽
子豈與世人較量一日之壽乎哉嗚呼竹濤子亦可以

無憾矣夫使子不出遊不夭于客而夭于其家必也卽
使子夭于家而獲上訣其兩尊人下囑其妻與子然其
同于奄然而物化也一也嗚呼竹濤子亦可以無憾矣
夫

開龍門渠祭高離山神文

名山爲一方之鎮而猶湮沒不彰豈顯晦有時必待勢
至事集而後著乎閱山西通誌交城西北四十里有獨
峰高聳遠離小山因名曰高離吉士下車數月踏荒河
北經過縣屬西北曲裡諸處卽詢其所謂聳立者將銳
志躋攀以全覽太汾之形勝居民羣指培塿以應余曰
是塊然者題爲小山而猶慚又何高離之有疑誌乘不
足信如此及鑿山開渠之役興集鄉士大夫耆庶量測
水道由萬佛崖起水經由托鉢磔子桑條至虎喊寺青
龍溝出水一山特立於諸溝之西予躋其巔有順治十
六年文民一碑署此山爲天台余曰異哉前後皆交境

何突來文水之一峰天台之改更爲無據詳察形勢洵
乎獨峰高聳遠離小山也于是高離之名頓還舊觀矣
茲特具牲脔醴粢敢昭告於高離山靈俾我疏鑿順宐
灌溉咸普使此邑胥爲沃壤則是渠之利我交民卽山
靈之大有造於茲土也今當誓之神前毋撓奸謀毋生
退志凡墊費有數悉於七月內齋付首事不得吝出納
而稽時日請自予始蓋力裕而勇往之氣自倍心齊而
猶豫之懷頓息鑿交山以通交水又何疑何畏而慮工
之不成乎盡吾力之所優以俟後之同志其永賴此山
靈哉

課士策一道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勸農力穡誠圖治急務
也自井田廢而溝洫之制壞東南之民苦澇西北
之民苦旱晉地最高頻年饑困實甚雖曰天災或
亦水利有未講歟夫開陂築塘荆揚賴以灌溉引
渠濬井秦晉賴以耕耘水之操勝於人力者半焉
然史起引漳水灌鄴而河內富饒番係請引汾溉
皮氏汾陰引河溉蒲坂而河數移徙渠不利其得
與失可得聞歟今滹沱汾漳晉絳沁潞經緯全晉
無有善用之者豈地形高下縣殊固難逆水之性
歟秦漢之間下者爲河渠如鄭國白公是也高可

爲井渠如龍首是也能盡水利何患天災諸生籌
之熟矣特相咨以觀夙抱

天下有無窮之水利西北未必遂異於東南天下
有無不可與之水利西北亦未必遂難於東南也
夫惟智者爲能相其勢而審其宜以各爲之所逮
至人事盡而下不能困之以地者卽上不能困之
以天

今天下之策治者莫不重言農事天下之策農事者
莫不重言水利天下之策水利者莫不便言東南
而重言西北嗟乎是亦未嘗取西北之利而淡求
之爾天下未有無水之地也天下未有無利之水

也用之而已矣嘗考禹貢一書誌冀州厥賦上上
錯誌雍州厥田惟上上苟無水利何以有此哉卽
曰井田壞而溝洫之制廢蓄洩無時水旱罔備今
之時亦大異於古之時然而長河巨澤見於史書
者於今如故也河渠井渠之制秦漢之間行之而
得其利者固章章可考也卽以晉言之最大者莫
如汾太原臨汾平陽之間襟帶千有餘里其次若
滹沱之出於繁峙而東也沁水之出於上黨而南
也又其次若漳若潞若晉若絳之經緯而錯濶也
較之荆揚之有江漢淮湖寧遽弱哉然而荆揚利
而晉不利者何也蓋荆揚之間有江淮諸水而自

諸水以外分之爲川析之爲港蓄之爲陂滙之積
之而爲塘爲沼不可以千萬計晉自汾漳諸水正
流而外其爲支分而條達者蓋幾何也夫極數州
之水以澤數州之地我尚見其有餘而僅恃數州
正流之水以通達數州之地則我亦見其不足然
則當今世而欲爲晉地重農事與水利莫如開渠
渠之制有二有河渠焉有井渠焉平原就下與河
相接河渠之地也高坡伏泉與河相遠井渠之地
也今試舉全晉之形勢論之太原臨汾平陽之間
旋帶黃河其地平以沃上黨潞澤忻代雲中之間
首尾恒岱其地高以厚其孰爲河渠而宜孰爲井

渠而宜分之不厭其分所以利河渠也古之人有
行之者而未必盡也深之不厭其深所以利井渠
也昔之時亦有行之者而未必盡也由是相水之
勢因地之宜積之益久而渠愈多利愈遍旱可以
灌而澇亦可以洩得溝洫遺意莫善於此推而及
之而畿內而秦而豫而齊而遼左無不可爲者彼
史起鄭國白公諸人區區於一州一郡間何足慕
哉何足慕哉

作策必先相題題有題面有題骨有題眼此當着
力洗發者題有援古有陪賓有泛波此當掉手不
顧者若此一鋪敘既失輕重而正旨亦復因之不
暢卽如此問晉地水利其正面也漚沱諸水及善
用之其骨也河渠井渠其眼目也操筆時全幅精
神當注於此他若引漳引汾引河鄭白渠龍首渠

援古也史起番係陪賓也或富饒或不利泛波也
節略之即全篇不出亦可又貴鮮淨而有規矩即
雖開陳條暢必期簡切不浮令見者覺其學問之
氣鬱然楮墨間方是自出手眼獨寫性靈予因公
車十數載一行作吏筆墨輒疎况冊牘填委了無
生人之趣乃復握管苦吟與諸生考藝問業心滋
愧矣康熙七年六月初十日恒夫自識

課士論一道

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天下之爲政不同而聖人之言政亦異夫非聖人之言
之異也爲政於多事之國與爲政於無事之國固自異
也曷異乎爾無事之國其人弛弛則當先嚴一國之大
防多事之國其人解解則當先收一國之大勢勢者不
專在內亦不專在外而在於內外之間俱可合而不可
離說在夫子之與葉公言政也夫當子高執政之初正
值昭王復位之後於斯時也戈矛起於同姓板蕩及於
國都方城之內漢水之外疑而懼者幾何流而散者幾
何近者不悅遠者不來豈顧問哉幸也國人望君如望

慈母焉有一子高則近者之悅不難幸也國人望君如
望歲焉有一子高則遠者之來亦不難雖然方其執干
戈以衛社稷正人心屬望之秋則悅且來之易為力及
其秉國鈞以定安危又值賢者責難之日則悅且來之
難為功然則近者悅之是必有其悅之之道也遠者來
之是必有其來之之道也夫子言之夫固謂子高之思
之子高之反之也惜也子高不問也顧吾為之考其時
顧吾為之論其世切有得焉從來定大變者不多其求
備吾維持之以寬總其宏綱而捐其細過既使安集者
無危疑之阻亦使反側者絕窺伺之心全大功者不多
其舉動吾惟鎮之以靜仍以前猷而安於無事既使在

吾者無功高震亡之憂亦使在彼者享此日生全之樂
夫吾既已威震楚國名聞諸侯而又能寬以持之靜以
鎮之如是而近不悅遠不來未之前聞不然者以威服
之威烈而民愈動以惠結之惠藜而民愈驕區區楚國
其何日之有

聖人立說往往因人作救夫子與葉公論政便當從
葉公身上知人論世一番則近悅遠來自然別有至
當不易見解然此章夫子尚全未說到為政上正是
引而不發之義若使葉公再問定當指示悅來妙用
則題後一層洗發正不可少善作文者立身題外着
眼題先用筆在題之前後左右故能操縱自我題無
餘憾一為句義字義所縛便
失廬山真面目矣恒夫識

重修交城縣誌序

方域廣而時代遙建置沿革疆里分合之殊樊然不一其間治亂得失往蹟新猷可法可垂之成效不由紀載後何述焉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籍秦丞相府圖書周知郡國險要阨塞戶口多寡疆弱之數班史誌地里兼及民風俗尚後代方隅郡邑或記山川或記風土或記先賢耆舊至今猶有傳者逮明而一統有全誌下及府州縣衛莫不修定誌書發凡起例要皆綜古人紀載之體而備書之存故實以俟將來俾爲政者有所考據誌之有裨於治也大矣交邑屬古晉陽爲省會西南巖邑地居四塞五原之間舊誌修於歷城周君迄今七十餘

年無繼而緝之者予愧非史才且寡識也然既承乏茲
上老成未謝軼事可稽敢復因陋就簡以逸所傳聞交
雖一邑其能違天時逆地利倍徃制拂人情以爲治乎
吾攷天文吾得以省災祥順四時之序以導吾民吾攷
地利吾得以辨土性則三壤之宜以養吾民吾攷建置
食貨吾得以察古今鑒得失因時損益以利吾民至於
官政有攷某無聞某賢以傳吾因以自勵選舉人物有
攷吾將以爲爲善者勸爲不肖者慕藝文有攷吾得以
見世道人心之升降與政事之治忽誌之修舉又烏可
已哉邑紳武公以洛宰擢秋垣所纂洛誌與公奏議並
傳家居益不忘學憫邑乘闕軼畱心采攢久矣予與互

相質正考訂參稽遴諸生能文者八人襄事焉始於康熙
巳酉仲春歷八月而告竣於是交邑之往蹟新猷粲
然垂諸簡冊予因之有所感矣邑誌古史之遺文之切
於治者也承平則修明亂則湮廢明之季盜起秦關躡
三晉民救死扶傷之不給吏治日偷何暇問圖籍事我
朝統壹天下除亂救民登元元於衽席衅甲之治成矣
然長吏碌碌奉簿書期會急催科防草竊日稟凜焉恐
皇令甲之章程不遑彬彬於文治予大思歲往事湮久
則莫可考述也夫稽古成書黼藻潤色其事必在民安
物阜之日經久道化成之餘今予蒞職甫匝歲雖黽勉
從事百務漸舉未敢云利畢興害畢去也而幸逢

聖朝治化之翔洽沐制府撫公清惠慈祥之施重以方伯憲長諸君子仁恩軼於往昔風聲播於遐邇雖以予之駑鈍不致隕越獲免於罪戾庶幾獄訟簡耕桑興絃誦起無復逋賦草竊之習足煩司土者之隱憂不及是時歌舞太平之盛修舉廢墜成紀載以示來者予何以自安於心哉予亦爲其必不可已者而已
皇朝億萬斯年久安長治則繼我而令交者以時嗣爲纂述無俾闕軼焉是予所深望也夫

附縣誌編日凡例 并小序

誌亦史也史之體以垂警戒以明道法不避忌諱春秋托始于隱桓而日食星隕不廢書于二公之世綱鑑首

冊武乙暴雷之震大書不諱三國後主傳云蜀無史官故災祥靡聞然則彼豈爲觀者悅目計哉至如龍門進黃老蘭臺譏之蔚宗惜武帝遺佛書後史又譏之知其譏之爲是而躬自蹈之亦使後人而復譏今人耶史以天事紀人事故魯以春秋各史今舊誌闕天文廣覽郡邑各誌皆然又以分野屬地理不知天上所分十二野係星辰緯度得之仰觀非關俯察且有地理人事而無天文是三才之道有時而缺也今邑誌首載諸圖卽以天文爲第一卷而列分野于天文考中以辨所轄因以祥異附占驗後蓋使讀者開卷有得時深恐懼修省之思焉古蹟丘墓確應屬地理仙釋不能外人物而成予

附仙釋于人物後以示放閑蓋亦史氏不進異端之意
此外爲建置爲食貨爲官政爲選舉爲藝文分六十二
條統以八卷盡之雜誌可不立也至卷末復載列憲爵
里者一時督撫藩臬俱簡勲舊而主試特差詞臣有晉
至今得所未有予修誌而躬逢其盛是又不可以無考
也予不敢以誌視誌而以史視誌以史視誌卽當以春
秋爲宗以班馬爲法諸誌失體必爲識者所譏予之編
是目也豈好立異于諸誌耶

誌圖攷小序

吾覽輿圖思禹功也天下甚大又安能盡人而章步乎
哉然使邦國都鄙漫無可辨問何者爲職方氏掌乎交
雖山陬疆域有其界城廟備其制山川多其蹟行人往
來不絕一過焉而墟矣予欲萃羣勝於寸眸集千村於
方幅舍圖安稽繪而列之明若指螺觀者可當臥遊也
有志之士記風土攷方輿循覽考索正非無據耳

誌天文小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其於人事邈矣然緯聚箕而齊
桓霸歲淫於玄枵而宋鄭饑蓋觀乎天文以察變雖聖
人亦重之交雖一邑其於天道有較然不誣者舊誌乃
畧焉而不誌或附焉而不詳今重輯之首以圖昭懸象
也次分野辨所轄也次麗屬備所統也次占候次灾祥
明所省也而天文之事備焉

誌祥異小序

君子遇祥不喜遇災則懼故祥可畧也災不可畧也交自元以迄今茲其爲災多矣然其事見於地者其兆必先見於天故周禮保章氏掌日月星辰之政九州封域各有分星以察妖祥春秋列國太史各省其國之所屬辨其吉凶交雖一邑其爲大於陳蔡邾滕之封多矣夫惟識微之君子爲能仰觀其變以思患而預防之吾故列祥異而附之占候之後

誌地里小序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名山大川國之寶也交幅幘幾五百餘里吾嘗深入險阻歷

覽其山川察其形勝度其風俗而知其爲邑則瘠爲疆域則雄矣世治則山林鳥獸之利可以給國賦而資衣食天下有事則據險嘯聚且爲全晉腹心之憂整武備嚴盜賊折之以威而給之以恩使險常在國是惟守土者之責故備誌之以俟後之君子焉

誌山水小序

唐虞之時玉帛者萬國至於周初尙千有八百其時封建密矣獨交境攷之上世無專國焉蓋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則此地之險阻可知矣前左汾河右背呂梁狐突叢峰極天覽其山川可以知其人知其俗矣

誌古蹟小序

詩有之高岸爲谷澗谷爲陵古蹟之磨滅蓋不可勝記也幸存矣而不可攷攷矣而訛交古蹟十其然豈其然乎

誌陵墓小序

交自春秋以來分割建都屢爲畿內地其爲窰城地多矣今存而可攷者不過十數大抵皆王侯將相然則賢人君子不幸而不爲侯王將相以至不得保其抔土者何限歟雖然其幸而存者果皆以侯王將相故耶則其人與其骨俱朽矣

誌風俗小序

交之俗畧知桑麻不好文物悍而輕生易於犯上然勤儉出自天性習勞苦少游惰近頗豐裕其輸情尙易裁以法柔以教需之歲月以輔其所善而去其所弊庶幾陶唐氏之遺風云

誌建置小序

古之君子過都歷邑往往觀其國一切建置之修廢以卜其政事之得失蓋國無大小其爲有城郭官舍以固封守有庠序倉廩以隆教養有社稷祠廟以大祈報一也交邑險安不忌危故其建置也嚴交俗悍煩不如簡故其建置也慎攷而訂之比舊加審有微意焉

誌關城小序

縣之東關非制也兵家者言攻瑕則堅者瑕雖有百仞

之城一俾崩潰弗能守也吾觀東關四圍土垣又廢缺不固防穿窬尙不足安能禦捍犄角幸而承平無事一旦有警卽與賊分城而處矣可乎故爲百年計必連築關城合大城爲一然後以守則固吁非常之舉黎民所懼交民偷不顧其後及吾身而能計之甚善否則後之君子幸思吾言

誌堡寨小序

據險乘便堅壁清野使地各爲守賊至無所掠退則背腹擊之莫善於堡寨然必便芻牧近水泉大者可容千室小亦百家然後氣完而可守否則齎寇兵而藉盜糧徒聚而殄耳交山勢盤錯頻歷變亂故多堡寨墩堠然徒知扼險于制未得可暫而不可久持也

誌器械小序

吾聞之器械不列以其卒予敵也故攻守之道軍器最重器之用莫猛於火莫利於弓矢短兵次之然兵事尙秘吾故詳其目而隱其數

誌橋梁小序

交之山十倍於地故患旱然一遇大雨輒羣山奔瀉其澇也又不測故修橋梁興築渠堰其急等王制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爲廣川大河言也交之地冬則水堅水涸不病涉其患在夏秋之間當修之以時

誌坊表小序

畢命之篇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殊厥井疆
俾克畏慕先王之教天下如此其至也後世所爲殊厥
井疆者無有矣惟坊表之說猶有樹之風聲遺意然吾
攷交邑名坊大都科甲仕宦而表義民者僅一見交之
坊其亦魯之餼羊矣附之學宮之後誌感也

誌公署小序

善哉言乎弗備者缺也犯麗者侈也今察院諸公署圯
壞甚矣大行臺各司以時巡行封內輿徒皂隸不免露
處焉吁吾將葺之而虽虽者且以爲毒予也

誌祠祀小序

入其疆無廢祀無淫祠國有人焉交之境其庶幾乎吾

惡爾

誌里甲小序

交舊編戶四十三里國初併里爲二十五康熙六年又
併甲或乙里僅五六甲則其凋敝不支可知矣然吾攷
明崇禎四年爲戶共六千四百零口乙萬八千六百零
康熙六年審戶一萬五千九百零口一萬八千六百零
是今之口不減於明而今之戶且倍於明不止而併里
併甲凋敝不支如此何也蓋古者戶口增減各得以其
實上聞後世計丁口征稅減一丁則一丁之稅無出故
但可增而必不可減苟有以戶口虛耗上請者必以爲
失政所致吁即使尹鐸生於今日其尙能損其戶口之

數耶

誌卹典小序

朝廷卹民之典至矣生則養疾則療死則有以葬然則鰥寡孤獨其果無憾乎吾聞之教化行而風俗厚民且有好義恐後者焉其爲窮民而無告者幾何也

誌寺觀小序

二氏之教其行於天下也盛矣凡其所創造未有爲之而不成成之而不速且垂之久遠而不毀也以交俗之嗇民多穴處卽有室廬取足蔽風雨而寺觀乃至五十有四其餘無名者不數焉可以觀世道矣雖然二氏皆以祈禱邀福重於世今吾攷交邑釋氏之寺四十有九

而道觀之類不過四五則二氏之盛衰又可得而見焉

誌食貨小序

江淮之間無可耕之地大河南北無可耕之人交戶口不過萬五千復介處行霍之麓其境十之九禽飛而獸奔是不惟無可耕之人並無可耕之地無怪乎一遇灾荒輒强者四方而弱者溝壑也晉京畿右輔也交晉省偏邑也因天之時順地之利衣食而生息之令斯土者可弗念歟

誌丁賦小序

交邑丁賦明時以九則起征變亂之後丁戶凋亡所存者惟下四則耳丁旣不足不得不派征之於田於是而

有田者益累嗟夫

誌田賦小序

交城平土無幾大抵折山爲田以起科故其賦亦不盡出於耕凡草木鳥獸皆其黍稷稻粱也然其流弊滋甚古制惟徹田爲糧交則計糧而不計畝往往强者日拓弱者日虧公私交困已夫豈不能履畝丈量按地起科一準先王分田成賦之法與之更始以蘇民困乎邑之士大夫咸謂山多平少釐剔變通爲難予欲畫一疆理而未能也特存其說以俟後之君子

誌物產小序

土之所產凡可資國用利民生者法皆當誌雖然荔枝出於嶺南而數州驛遞爲疲明州貢蚶而役郵幾及萬人彼其初之誌荔枝蚶也豈知其後之至是哉是以君子慎微焉交所產有不止所記者舊誌既不載予亦從而闕之慎也

誌官政小序

自公卿大夫降而至於令丞等其爲秩十數而不止其爲官也幾何矣雖然縣職雖卑而於民則親縣權雖輕而於事則專今舉百里之內孰者與孰者革孰者當懲而當勸彼貴官大吏不得而與也故昔之賢人君子類有辭禁從朝列不爲而願爲守牧者有以也交自置縣設官歷唐宋元明千餘載其爲仕若而人其仕之賢而

爲史氏之所記爲邑民之所尸祝者若而人悉誌之於編以備一邑之世系云

誌選舉小序

漢以前用人不拘資格隋唐以來始重科甲歷代因之卽有英君賢相欲一變之而不可文之不能復返而忠質也勢使然也然奇才大節亦往往出其中上所向下所勸何必盡同上古交城之立始于隋開皇科舉之興起于隋大業蓋風氣所開有不符而合者然五代以前邈矣疑者闕之宋不足徵也吾攷其可徵者斷自有元迄於國朝得若而人雜科附之其亦猶鄉舉里選之遺意乎

誌雜職小序

三代以後得人之盛莫如漢而其時名臣將相半出於吏胥蓋吏胥之徒皆習律令明制度其於人情物變罔不周悉而無遺故能小事詳慎大事立斷卓然可以爲世用近代偏重科甲凡士子自成童至老死遺器求道游心于無用之精微發於言雖聖賢無以加見之事莫不方鑿而圓柄以之處常尙不遑而望其應變難矣吾考交邑歷明三百年凡由吏胥進無顯者豈胥吏果不足用耶抑畫其途俾終不得進也噫

誌人物小序

荆揚之間多秀民燕趙之間多慷慨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山川靈氣所鍾分剛分柔雖天亦有不得而主者焉
交前後行霍左右河汾其山嵯峨而多奇其水激蕩而
奔駛故其人大都崛然有以自立而於君臣父子夫婦
之際多烈節焉吁今之交猶古之交也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蓋誌交之人物而竊有感也

誌鄉賢小序

由春秋及今二千餘年交之名賢可述者十數而已然
其間若狐氏父子及張承業等豐功大節卽上下史書
有不多見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交邑所得而私焉
哉其外數子固未可同日論要皆卓然不凡與世俗所
稱者異有之也奇故其生之也不易夫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

誌孝義小序

子以孝名夫以義名倫之變也然不幸而處其變猶幸
而孝焉義焉則爲之親與爲之妻者亦可以無憾矣吾
敘孝義非樂道之不忍沒之云爾

誌貞烈小序

忠臣孝子出於性感於學毅然爲之而不疑卓矣至若
婦人女子目不覩先王之書耳不聞先王之言彼固不
知貞烈之義何居也乃能臨難慷慨寧死不辱或終身
矜然卽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
有所爲而爲君子固將取之况於無所爲而爲歟吾誌

交人物輯貞烈哀其心悲其遇蓋為之三復而流涕也

誌仙釋小序

誌亦史也司馬遷作史記述黃老班固譏之吾輯誌不廢仙釋無乃惑歟子輿有云君子反經而已矣忠孝節義之風興則報應虛無之說息吾故取而列之人物之末云

誌藝文小序

盛世之言厚以朴衰世之言浮以華樂土之言淡泊而舒徐貧土之言悽愴而迫促出於心而發於口不知其所以然而無不然也故虞舜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成周太史採風輶軒遍於列國聖人之視言渙矣吾誌交藝

文凡詔誥碑記詩賦總得若干篇損舊者十之二益舊者十之六覽其言可以觀代焉可以觀俗焉可以觀政焉故以藝文終之

誌條議小序

古云安靜之吏悃悃無華今蒞茲土其得仍安靜之治與予始至官舍如寄民情若驚犴而形半鳩鵲搖搖處其上心如懸旌焉乃多方規畫相時宜權輕重次第詳請舉行賴列憲神明洞悉民隱所請獲遂甦此一方下吏敢矜為能乎如木燬復而窮戶恃以輸租餽口游手之民各安其生矣汎伍移而內地藉以聲援犄角土著之兵始破所恃矣然非守險分治末議具詳於未奉勅

殺淨盡之先官不足惜交其有寧宇乎幸而山平寇靜
得以端事審編故絕之丁槩除疲累之甲維均余力不
遺而心已盡矣至於士子廣額之請使人才蔚興則五
載來惓惓不怠亦適全予初志也今復爲之鑿山引水
事屬創行不免驚愚人耳目余首倡捐資佐工而鄉士
大夫泊諸耆庶同心鼓舞竭力墊費改瘠土爲衍沃以
成千百年無窮之利賴又非區區綿薄所敢倖耳嗣余
而令交者畱心民瘼踵而增華竊不能無仰企焉

誌爵里小序

交誌修於己酉之春歷五月藁定今庚戌夏梓成焉雖
誌一邑亦晉乘也晉之政教所施自督撫行於藩臬遞

而至於縣官而止有宣播諸邑者焉有奉守一邑者焉
凡交之城關堡寨林麓崖穴溪澗村落無不受治也凡
交之薦紳大夫士耕商賈販羸老悖鰥無不望治也又
况列憲俱以豐沛勛臣儼然下臨茲土令行禁止弊絕
風清使諸縣官皆得盡其心力爲聖天子牧民卽如其
身牧之初不必其身自牧之也百爾屬吏靡不稟承肅
將於所督所撫中其誰敢不屬誰忍不屬三晉陶然化
國猶見二帝遺風也兩年善政善教深入民隱旣非一
邑之書所得載又安可不誌其人誌其地誌其爵誌其
蒞官歲月以光不朽哉

胡質明詩集序

辛卯冬予與胡子質明及道南公車北上時方揣摩闡
中業然每至山川奇勝及古人陳蹟處予三人未常不
賦詩惟質明尹哦精思往往隋馬不覺也既道南獲雋
去持斧兩淮進秩京卿功名日盛而予與質明屢蹭蹬
長安寄跡峨眉僧舍閒步慈仁寺中古松晴雪層閣峭
風每每相對會心于文字之外雖不遇不以之介意也
別四載而質明遨游四方凡五嶺以南大河以北莫不
畱轍迹焉戊申夏予來交城一行作吏竟絕友朋之樂
臘月踏荒河北越羊腸涉狐裘遠望呂梁風雪猝至方
與山民休息土穴中忽來一函啟之則我質明不遠數

千里過訪也予因匆遽歸缶樽土簋譚譚周旋復得道
南手書回思我三人往者公車道上恍如夢寐既盡出
其數年所爲詩示予蘇梁楚越山川風俗與夫古今人
物興廢得失友朋離合生死之故俯仰興懷殆成一史
矣嘆息之下摘其內墮馬及解嘲數章戲之日墮馬險
事也而子以詩故屢蹈之太白嘲子美爲詩所苦不過
于瘦而子爲詩所苦乃至子險不亦甚乎質明日不然
我無聊而游游而賦詩不得已也今屈子百里之寄雖
安坐可以令行顧乃入溪山不毛之區履荆棘披虎豹
梯崖懸谷晝則巢登夕則穴處足爲之肌膚爲之裂目
爲之腫而不能視大風盛雪而不爲之止其險當過于

墮馬而子乃不之戒何也予久之無以應質明數千里
訪予予無以償僕馬費南行之日乃不詈予而索予言
序其詩予烏能序質明詩偶述今昔聚散之感如此并
示道南以助數千里故人一嘆若夫其詩之老朴入化
天下能詩者皆知之不待予言也康熙八年正月望日
序

建修交城縣署序

天子之下縣令之上自宰執部寺遞而至於郡守雖官之大小不同而其爲蚤作夜思出政令以治此百姓一也天子所居曰宮自宰執部寺以至守令各有官廨雖居之大小不同而其爲安是居而蚤作夜思出政令以治此百姓一也吾嘗遍游江南薊北中州間其縉紳巨族徃徃翠簷朱甍連雲蔽日至官廨恒任其傾欹破壞而莫之顧何也自封建廢而郡縣立諸侯不以世相襲居官者視其居如傳舍近或數月遠不過數年轍去彼固以爲此非吾之所有也非吾之所有而吾爲之以利後人內有經營拮据之苦而外有傷財勞民之名不亦

大愚乎充是心以往故有明知其利之當興與害之當去而彼亦以爲及吾之身而止耳彼數十年數百年之利與害吾何爲焉嗚呼戰事之不修天下之不治舉是故也山右三代舊都茅茨土堦其民固習於嗇交城僻處萬山間荒陋尤甚縣署雖設僅名焉耳其大堂再建於明景泰其內署自萬曆二年以至於今無新之者每官交代必以修整衙舍派累里中民煩其患而吏役中飽官亦無從清釐遂成不破之陋弊予未任前此地已缺令五載其內東西十數間敗不能葺署篆者盡折之以爲薪自三廳後僅五間再後三小間耳大都壘土爲墻架拱把以爲梁焉棟突風則患颶搖大雨卽患滂沱

予初至予無所容偃仰焉蒞政五月庶績稍清乃捐資鳩材給餼興工廓其舊趾而創築之自二三堂及內皆廣三間爲五間別建耳房廚房共十六楹室之東向有軒爲予退食讀書處顏曰臥業案牘所不入者二堂之傍南闕玉鑑之堂北築冰壺之宇朗然中峙則有雙清之亭爲賓朋譚讌之地冰壺之後有臺曰遙集臺寬而中虛爲齋曰陶縱以供公餘之嘯咏此外爲菜圃爲馬厰隔以重門四圍俱磚砌而內外始判然也凡木以枚計者千數磚以塊計瓦以片計者共十二萬二千零民食於予而用于官者積三千六百餘工費出于予而捐于官者約金八百六十自戊申秋仲至己酉春季歷八

月而告竣竣之日置酒爲燕客舉酒以祝曰是役也唯
子建之修之而成唯子居之而安予曰吁此天子之所
置以居交之令治交之民者也交之署壞而交之命建
之修之交之令居之今之令有時去則又後之命居之
後之令建之修之也吾何爲也哉客矍然起曰吾聞之
天下事唯其當爲者卽爲之而吾若無與此古人之所
行也公何多讓焉雖然莫爲之前無以創之莫爲之後
無以繼之請以子之言勒之石以告後之繼子居此而
蚤作夜思出政令以治此百姓者其無隙今日之功予
媿其言而不能易其說也爲之序時己酉夏五

春夜踏雪却月湖堤序

三晉類多以水名其邑交之左右文水清源是也而交
邑亦以汾孔交流得名予初至見環邑皆山徒切濠濮
間想任三日閱城有水繞城隅詢所從來吏爲予言窳
下積水以漚皮革也予就視之自東門曲折而南約二
里許雉堞襟其前樓臺枕其北浮屠香刹烟樹林巒宛
然湖山風致相傳下有泉穴雖寒暑不涸予急命役夫
廣植垂柳名以却月誠居民毋汚此清冷一曲行將構
紅橋牽畫舫與都人士游宴其間爲風塵俗吏解嘲改
歲十二日子至汾陽寺勸農依夕還署酒闌月皎同鄒
子憲章蔣子制名及予弟安侯緩步而至水濱于時殘

雪滿城堅水澈底湖光月色逼人醉顏予與二三子盤桓離相之寺憑眺聖母之祠尋長堤轉曲渚歸漏三下塵氛頓洗因念予生長東南使通閩帶闡之處得有此湖久成勝地豈必待趙子今日始爲開生面哉况此地艱於得水水與境俱佳而人顧乃視爲畏途耶自今後吾願交人士以及繼我而治交者勿棄此水復落賈豎手斯幸矣殘山剩水吾輩當共爲天地寶之晉邑類多以水名者良以其不易得欲人知所寶也夫時庚戌立春前二日

重建北門城樓序

無治亂交山常稱盜賊藪縣逼山陽而城北門其首衝也戊申四月予蒞任三日巡城至北門樓傾門朽迤東馬道决裂者百有餘丈更幾載兩水注塌殆復隍矣因慨然太息志一新之顧以初受事庶務不遑迄庚戌政稍行民稍信身稍暇乃罄橐中有鳩工聚材始於七月二十四日成於十一月之朔而門儼然而樓巍然而隄隄道坦然凡木植以百計者幾瓦石以萬計者幾灰以車計者若干總工若干而城始可守府司上其事於督撫兩臺過蒙溫語獎勵所捐所費之數悉具報冊詳案中夫築城鑿池孟子以勉滕文莒以城惡失國春秋

戒之予惟後之君子念斯土之巖險不可一日而不備
則凡所以繼予之志者又豈獨是北門之營而已哉

林浣亭涂水試藝序

人苟有所得于中則凡境不得以亂之事莫急于軍旅
惚慳而不能移昭烈之結鞶勢莫險于風波傾覆而不
能變安石之嘯咏遇莫窮于流離播徙橡栗以給犴狴
爲居而不能輟太白子美之歌詩無他其得于中者深
也今之居官者吾知之高者驚聲名植黨援希旦夕赫
然自立于天下卑者循分苟安幸免罪戾稍自潤以美
田宅而長子孫一不遇而懼坎壈則蒼皇失次書空乞
光之不暇亦足悲矣同寅林子浣亭其居官也無求于
上無索于下淡然若將終身適遇蜚語列憲震怒變且
不測而浣亭意黯黯無別營似不難拱手待者予私心

訝之既而疑曰噫是殆有有得于中者耶已乃讀其公
餘所作制義凡數十首精深邃密絕似諸生未遇時窮
年兀首帷下者繼復盡出其所課徐水試藝示予泚泚
乎蓋季札之所嘆而唐風之不泯于今猶有存者嗟夫
世之君子其所爲慘淡經營居無求安而食無求飽者
爲一第計耳一旦致身爲 朝廷一命吏向之所爲殆
不知爲何如物所求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求蓋幾百
年于茲矣浣亭爲閩望族諸雁行皆取高第仕宦四方
與他人尤異似更可娛樂遣目前而浣亭獨樂之已誨
之人不倦如此宜其功名富貴之慮舉不足以入其胸
中而亂之歟夫結髦英雄之僻也嘯咏達士之放也狂

狴橡栗之歌詩詩人之故態也其得于中與不得于中
皆可無重輕彼制義者上以闡聖賢之微旨下以傳後
學之正宗其重輕于世何如而浣亭獨于此有所得而
不爲外境所搖奪蓋于吾身所遇耳所聞計之殆不數
數也異日者徐水人文蔚起其亦無忘淵源之所自也
與康熙十年九月三日撰于徐溝道中

四望樓序

春秋晉大夫狐突交人也其林與品遠過其二子從亾
諸臣皆不及也其墓在郊北境曰狐突山者是以公之
靈自交而及於晉之各境宜無所不在然沒而寔於是
宜其尤眷眷於是山顧災變祈禱捷同影響偏最著於
郭北之廣惠廟則何歟蓋常溪思而得之夫生而爲人
歿而爲神一也凡人與神必有所擇而安以自全其氣
吾嘗入山望公之墓墟峻嶒峭拔盤旋萬峰其左汾孔
二河合流洶湧而奔注殊多勇悍傑出之槩是乃魏武
子顛頡之所喜而非公之所安也公仁義智勇人也訓
太子以孝仁也不召二子義也識偏衣金玦之必廢智

也守正而死勇也全是四者非得山水會合冲和最勝之地則其靈氣亦將恟怳夫來而不留茲廟面郭倚山左汾右文塔莎步渾分合而映帶下有靈泉山源鍾焉蓋徧交之四境所謂山木會合冲和最勝之地誠莫有過於此者宜公之安於是而著靈獨異也但地固形勝獨其廟壓城逼山不得層臺飛甍一振拔而聳其勢則中處而位卑有陷象焉予志欲營之而未果辛亥僧性定以邑紳丁公作宰仁和涉三千餘里遠自吾杭募助至交予亦捐俸佐之壬子七月鳩工聚材既新其殿更剝危樓於後其高十仞基厚而勢雄窓欄環敞四閱月而成予取仲宣賦中語名之曰四望一登而齒堞嶄嶄

若拱吾胸而圍巒蒼蒼若俯吾背而衆水漾漾若旋吾足而平林廣疇與疎村遠堡隱隱若圖畫之列於吾目也夫然後而斯地之勝始浩乎大觀雖使貪夫鄙士一高望而遠思當爲之超然置心於塵垢之外而况於懷才抱志豪傑之徒歟而况神爽如公有不爲之悠然穆然更眷眷於茲而不忍去歟吾知自今而後交之人登斯樓而感公之惠慕公之風必有奮乎百世之下者公之靈往來於茲念交之人能有以妥其靈而愈降之福則是樓之成豈獨備遊觀之盛而已哉客則有謂予者曰樓之成美矣勝矣顧後必有像神而居之者則奈何予曰然是殆有之昔唐昭州郡圃有亭曰天繪郡守李

不欲更之有范滋者易名爲清暉後李啟積壤得丘濬
石記云予擇勝地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
後某年月日常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發一策考之月
日無一異予不能如丘公預知未來願交之人士後無
爲范滋以俗子預見笑於前之人則善矣

于章雲孝廉詩序

予往與夏子宛來渡汾中流鼓舷顧而樂之夏子曰水
之逸者古稱洞庭瀟湘五湖曲江漢陂與吾浙之鏡湖
西湖西湖五湖吾得而樂之顧未得南浮漢江西踰潼
關而樂夫瀟湘洞庭曲江漢陂焉予曰天下水之大者
莫如黃河江漢長淮濁漳滹沱桑乾與此汾也而吾皆
得而身歷之夏子曰黃河江漢諸水天下之至險洞庭
瀟湘諸水天下之至逸險者不可與共晨夕逸者終身
樂之而不厭予曰吾戊戌上公車不得意而還讀書金
山者數月一日順流弔焦徵君之遺跡日將落逆流而
上西風忽作波濤洶涌遠望金山燈光如孤星漸漸不

可辨兩岸汛兵復發矢引炮相向迨三鼓操舵者力盡
舟冉冉退勢將入海舟中人皆哭吾于時矍然起四望
洶薄竊以爲天下之大觀莫過于是其樂至今未忘夏
子矍然無以應旣蒞交數月見城東南隅有水逶迤曲
折幾數里其旁寺塔臨峙多景致予命邑人於水之淺
者浚之沿水栽柳數百株復作小舫其中名曰却月湖
題其聯有西子湖移官舫入南屏山帶女牆來之句柳
漸茂水漸洋溢公暇輒同邑之士大人泛舟爲樂而宛
來赴試浙中已兩載淡以不得宛來游此湖爲恨辛亥
六月九日于子章雲孝廉同陸子從襄垣過荒署夏子
亦適然西來孝廉出其新咏示予清和澹遠一彈而三

唱讀之不忍去手卽于是夕邀孝廉并陸夏二子游湖
日色旣盡林光蒼翠鳴禽上下酒數行月朦朧映水涼
風乍來波瀲灩作黃金色迴舟就浦命優者歌荷池之
曲曲方終簫鼓間作四顧悠然孝廉卽席賦詩取而咏
之覺清風拂拂几席間坐客皆嘆賞予亦竟忘是身之
憔悴山城作五斗俗吏也夏子笑謂予曰甚矣先生之
好游是湖也甚矣先生之好于子詩也然先生之好是
湖好其似西湖非好其如黃河江漢也先生之好于子
是詩好其清和遠澹一彈而三唱譬如春風秋月兩峯
叅差六橋斷續泛西湖之中流非若焦山夜沂風濤起
而舟人哭也然則險者果不可以共晨夕而逸者終身

樂之而不厭與予亦憮然無以應游既休夜已闌矣孝
廉辭予將以五鼓別并乞予言爲叙匆遽不暇苦思偶
憶汾上言并湖中數語并諸首

張仁度春秋備要序

六經皆治世之書獨春秋出於夫子之筆削故司馬遷
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爲人臣子皆不可
以不知春秋夫史遷之所爲不可不知者豈徒欲其如
後之人誦其詞熟其事而已哉固將謂正百王之賞罰
定萬世之是非處常事知宜處變事知權有以明乎聖
人知我罪我不得已而作之意耳然世愈不古上不以
此求下不以此應使明經取士之科不設雖懸是經於
國門天子曰幸辟雍而講焉其不致於晦而不明絕而
不傳者幾希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禘而明之以爲
文也而道存焉固聖王治世之微權也惟是各經皆因

文考義明白易曉獨春秋有單題合題傳題其體不一而傳題尤爲牽纏割裂愈久愈甚末學小子騁其私智形影相射探微索隱務出乎人之所不及記不及知以爲勝而聖人是非賞罰經權常變之道反茫焉不知其爲何等是與安石之廢春秋也無異授受相承習而莫有知其非者甚可怪也歲庚戌金沙蔣夫子督學畿內請於朝革去傳題悉以單合較士於是而天下之習是經者始得專心一力於聖人之是非賞罰經權常變之微而不至於牽纏割裂用心於無用之地予本房澤州張子仁度以是經魁己酉蓋其居恒每以傳題爲非者旣頌新令則適然喜其與志合也壬子秋來讀書于

交之卦峯借其仲宗南孫子巖然攷訂三傳折衷百家纂爲單合題備要一書成而示予核而詳簡而不遺繼復乞敘於予且將梓而公之海內其用心也可謂精且厚矣是書之行寧獨爲咕嗶者具鄉道佐餼糧於以羽翼春秋而爲金沙蔣夫子助也豈小哉壬子涂月祀龜之夕敘於晉祠望川亭

晉撫達公文告敘

詰誓之作始於商周其在唐虞與夏之世載於典謨者大都告誡官牧之辭而於百姓無聞非獨其時異亦其地異也吾大中丞達公自任方伯以及撫晉其居敬其行簡卽有告諭爲郡邑諄諄者十之八蓋山右固三古舊都人民朴畧而大中丞公寔欲以唐虞與夏之治治之故其責屬吏淡於責百姓吉士不肖叨牧交城仰荷大中丞知遇薦剡所及猥爲羣邑先賜見不時每見輒以古人相期許其爲耳提面命者寔多於告諭所載所愧疎庸無狀兼處山區盜賊之藪未能仰體大中丞之心純以德化乃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卽所擒不過數十

人然大中丞公寔欲以唐虞與夏之治治斯地而吉士
顧不能以商周之治副之恐遠近第見吉士之無能以
德理而并不悉大中丞公厚望羣牧之心與厚待三晉
人民之意雖每奉戒頒隨行張掛尤慮日久毀壞未能
長存耳目或深山窮谷不及播聞爰彙刊成帙擇各都
村邑與山中聚落之老成知書者人授一集使頌讀敷
演以教其子弟親戚庶幾優游漸漬無不革之面者卽
無不格之心也云爾

平遙張康恭詳稿序

言發於心達于心者其發于言也必簡而決故或有委
曲千言而不足服人或片言而可以折獄晉之俗刁而
多訟聽理爲難予同年康恭張子之宰平遙不朞月刑
清政最名聲馳于遠近人皆訝其何以得此予曰張子
之爲人達于心其言也簡而決片言折獄固不足爲康
恭難也或以爲不足盡張子予曰達于心者何施而不
可折獄誠不足盡張子舉折獄其難也旣二載大中丞
且將以薦剡上而康恭適丁艱去大中丞謂日子且復
出顧吾獨爲此土百姓惜賢令耳瀕行盡錄其文告叅
詳示予大都不事支蔓直截痛快能于數言之下使蒙

者豁然而明疑者爽然而信予遍以示向所訝張子者
方瞿然服予之言爲不誣知康恭之所以刑清而政最
者端不外此且凡言之簡而決者其爲人必達于心無
疑也夫達于心者何施而不可曲逆有云宰天下亦如
是矣予不才無能效光隣壁且以覘康恭之展驥于異
日焉

四書音辨敘

倉頡未生先有言語故書從音出非音從書出也西域
梵經有音而無字者十之二三上古方言里謠皆可播
諸管絃無他審音也沈約著四聲韻後人議之以約生
長吳會音多不叶中州第唐去梁不遠以此取士後代
遵之然填詞入樂終用中原音韻夫一字之咏有聲有
音有轉有收聲者何字之尖也音者何聲之永也轉者
何音之回也收者何轉之歸也今人誦讀大都有聲而
無音至于轉且收固無論已又其甚者并聲且訛焉風
土之不同傳習之不同齒牙喉舌賦稟之不同一字也
而此宮彼商此平彼仄等之天籟矣晉疆僻處西北多

高書用自序文集 二 三
喉音唇音齒舌每不辨偶與張子仁度王子敬子語及
敬子輒以乃尊公心孩先生所著四書音辨示予予披
閱終帙精審中正始知博學君子何地無之憶己西晉
闡敬子業爲予網所獲乃以謄文謬誤置之備卷今閱
是書益知敬子淵源有自仁度亟勸敬子授之梓以爲
後學津梁敬子手錄父書皆九成宮書法字字端嚴不
苟予復嘉敬子之孝且敬焉因爲之序壬子臘月朔日

篋中存稿自序

予久困公車始以才溢見放繼以淡泊不售揣摩愈深
而愈與之左旣而歎曰文章何常之有成童而筮仕一
文章也筮仕而致君澤民亦一文章也辛丑就選人試
待銓者六載始令交城每於簿書之暇進士子課焉其
夜輒夢入場執管構思徃徃成篇心甚異之壬子春雲
間陸子集生至交留署數月集生故以文名重海內因
復召諸士課藝互爲叅閱第其甲乙取舍其夜復夢如
初越數夕不已伏枕恍惚布簾殘燭畫角提鈴伊唔之
音達旦也心甚苦之因語陸子曰八股之崇人如是哉
幼崇於牕戶長崇於棘闈今作吏矣而不吾舍如是可

奈何陸子曰八股焉能崇人君自遺崇耳吾與君同公
車知君公車稿揣摩最精而君以不遇故秘不示人夫
天地英華之物久而遇鬱則必將幻爲光怪以自顯于
世荆之璞軒之鏡豐城之劍鬱之石鬱之井與獄而其
光怪且上達于天今君篋中所存公車稿是亦君之英
華也歷科衡文者旣鬱之于上而君復鬱之于下其爲
崇不亦宜乎吾有術焉能去君之崇使君旦夕得優游
于睡之鄉可乎子聽其言而不能不求去其崇長跪請
教集生曰付之梓子笑而授之

晉祠望川亭序

天下遇合興廢之故豈非數哉吾於晉祠望川亭之修
而竊有感也已西春吳興夏宛來游晉祠登懸甕之嶺
坐望川之址樂其俯可以盡斯祠之勝遠可以覽汾河
之流惜斯亭之廢可以登而不可以憇也爲文以授道
人清和者使廣募重修之旣而宛來南歸歲餘工不興
或捐或否道人亦怠辛亥二月同守周公自雲中升任
太原江右萬君亦來宰是邑萬君游于祠登斯亭之址
俯仰興懷捐俸以助復手爲引以授道人使愈募於是
道人怠而復奮遠近捐者漸衆顧工猶未興壬子夏五
子至省太守召飲予以秋岳曹侍郎晉詞詩十二律進

其言自言文身 二身
太守卽檄萬君勒石偶及此亭太守毅然舉以自任六月太守送總督羅公過祠相其形勝適邑有額外稅立捐以助工不二月廢亭復成爲亭三間俯祠面汾弘敞堅固縹緲雲際嗟夫自有此山以來其登于山而以爲不可不建是亭者不知其幾也自有此亭以來其游于亭而以爲必不可廢是亭者不知其幾也自廢是亭以來百餘年間其顧瞻于是亭之址而以爲必不可不修是亭如宛來者不知其幾也乃無矣有時而建建矣有時而廢廢矣有時而修微宛來誰爲倡修于始微萬君誰爲繼修于今微周公誰爲卒修以成天下遇合興廢之故各有數焉豈獨斯亭也哉宛來再入晉吾知其欣

然樂甚灑巾荷插以往也當同賦望川之十章以示周公萬君焉

賀杭方伯擢大中丞開府秦中序

代督學道謝公作

天下有愈試而愈堅者抱乎其器之厚也有愈歛而愈顯者充乎其才之用也有愈任而愈重者副乎其德之全也德非才不濟才非器不成三者萃於一身故不干譽而譽隆不期效而效捷是以聲望鬱然為國家柱石之寄而旬宣敷歷億兆胥恃以為命也觀於我公誠無間然公起家銓曹歷典清要以殿最天下羣吏雖裴楷清通阮咸雅素何多讓焉歲壬子天子西顧謂三晉屏藩虞岳是隆公陞見親加崇獎弘錫賚以旌倚毗之殷維時達大中丞訓飭庶位赫然夙習丕新凡屬宇下罔敢不恪而藩憲為國家臬負筦籥尤足砥礪冰霜得公

協輔允出明納既廉以養威復平以濟允行之數月屬
下吏虔恪有位朝夕祇惕惟虞隕越貽羞予每資注批
而凡在帡覆者沐戴方深乃甫臨匝歲寵眷彌稠三晉
牧伯未足罄乃猷略惟秦中密邇邊陲封疆攸賴正藉
韓范夙望昇之保釐昔周之定鼎也陝以東旦主焉陝
以西奭主焉今天子早以旦奭之業望公矣非公抱乎
其器之厚充乎其才之用副乎其德之全曷克堪之屬
下吏攀轅莫逮台旆將移莫不相顧黯然謂天於秦晉
不無厚薄之殊予慰之曰天之生公爲天下也天之視
天下無分晉與秦也以公之器之才之德自卽入而膺
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天不獨厚於晉又
豈獨厚於秦哉予幸偕公共事一方因諸屬吏之請特
述諸屬吏之戴我公所以嚙頌勿諉者如此

陳長恭家居詩序

今止小海陳子長恭訪予交署而任石樓希菴亦使道
自太原來予三人並轡卦山之麓登臨嘯咏於時長恭
嬰浮議幾不安其位然氣益遒上笑談指顧醜酒揮毫
訖無幾微少見顏乞者予與任子以是嘆長恭真如天
風海濤其中藏不可得而測已越一月予聞先慈之變
長恭遠來吊唁情文兼至予哀毀餘生未得浹洽夏五
予以新遷戶曹赴省自大中丞至藩臬驛學諸公嘉獎
陳令不置口傳有秦中奉調入都者所過驛騷至古陶
尤甚長恭能力繩以法誠不得逞由是古陶令治行不
振遠邇惴服長恭弱不勝衣風力如此其中藏誠不可

得而測已長恭讀禮之餘取古聖賢處已接物足爲一
世可師可法者臚爲三十六目彙括四韻題曰家居詩
今作宰以之條晰勸曉明且切矣明則易知切則易行
於以覺聳振聵何啻桴鼓之應進而六德六行六藝五
禮六樂十二教漸臻大道之全可也古陶父老子弟其
尙有不率不變者乎此又長恭道德齊禮之具不僅向
者以風力著聞也予不孝未釋肩而不得無能跣奔母
喪於家居詩孝親一則有愧焉長恭囑予言爲弁不孝
之言何足爲長恭重亦實述春夏之間所見所聞於長
恭者如此予其能測長恭之中藏乎哉癸丑夏題於凜
乎堂之苫次

賀交城新令孫公渙同寅壽序

稱吏治者首神爵甘露豈非不拘以文法二千石而下
皆得行其志耶比年以來有司考成綦密矣爲吏者補
黥櫛垢救過不暇凜凜乎若踐薄冰有不能終日之勢
惟我達大中丞峻潔神明之化屬下罔不砥勵名節于
是三晉多循吏吏治庶幾近古予宰交五稔風波撼蕩
幾遷謫而獲全又何意哀毀餘生遲至今日尙未言歸
哉夏六月般陽孫公掣授交城繼予爲政時土公以戶
部郎補山西方伯而太守吳公則自江右郡丞晉今秩
交之鄉大夫以及士庶急欲瞻諸新公丰采藩郡兩臺
先期以十月朔赴任予望公知歲而公駕無聞九月廿

四日邑人忽傳曰公至矣予未之信及手檄廿五日寅刻上任予亦未之信不移時而公駕果至予自署出公自署入邑之鄉大夫以及士庶若忘乎新舊令之遞嬗焉翌日謁廟公語諸生日昨賓館揖讓者主客之禮也今學校坐講者師生之誼也自茲往願以文字相勗若歸訟豪猾表裏爲奸利則有長吏之法在諸生肅然起謝投首山頽叩見公勸之曰爾輩久革面矣然不若從此革心永作朝廷好百姓也予拮据數載若難期其效者公下車數語大旨了然其得政體如此公弱冠舉於鄉己亥進士第二人甲辰始就殿試未嘗急急功名蓋植根旣深且久故發之於用條達扶蘇乃爾今天子政

尙寬和念官吏動干文網雖有才能弗獲展布改正條例以符明作惇大之治海內爭自濯磨而邸報抄傳之日卽予與公交代之日將神爵甘露之治再見于今公得行其志以無負所學吾知交之窮鄉僻壤雖三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公教而思有以自淑也豈同予幅畔褊淺無能以德理乃不得已而至於用刑用兵也哉是月八日爲公攬揆之辰邑之人冠蓋壺漿駢填達路躋公堂而稱觴者公首不勝頷焉予謂邑之人願壽考於公者不徒在此公亦不樂此以爲觀美苟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訓而心悖之則雖盛筵篚多歌頌充溢於公之庭又豈公之心哉予棘人安得爲祝嘏之詞

貽有識訕然使借長安貴人姓氏亦泛不近情且於舊
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未有以處也故祝其壽而更
敘述之如此

萬青閣自訂文集目錄

漸岸恒夫趙吉士著

牧愛堂原本剛存

記

游卦山記

唐尚書李公創造卦山華嚴殿碑陰記

側室劉氏壙記

晉祠顧亭記

武祖太公碑記

湖東別墅記

盧川書院記

開鑿龍門渠碑記

交城題名石記

募疏

募修狐大夫廟疏

募修惠衆寺樓牆疏

募修定慧寺疏

新建卦山文昌閣疏

時伯兄端同守太原應交城黃仙壇令尹請爲此疏以成予宿願因附刻募疏後

說

禱雨說

樹架說

辨

參井分屬辨

跋

擷翠樓跋

飲光樓跋

麗景樓跋

來爽樓跋

柏交亭跋

周雨亭跋

王古直汾陽迎春賦跋

書

上高陽李坦園相國

復長垣徐子遜督學

上金沙蔣虎臣座主

與署事陳翁長公君錫

太谷旅次與交城修誌諸子

致陽曲宋蒸菴同寅

與石樓任希菴同寅

復孫古隍傳臚

邀諸子賞中秋小札

與交邑衆紳議行鹽法

復劉玉少進士

致胡道南侍御

與臨汾張康明同寅

上晉藩達公

上巡撫達公謝薦書

謝丁鄉紳惠馬

上董督學

復程石門叅軍

復黃泰升祠部

與太原萬輿菴同寅

寄懷慶徐天碧別駕

復戴山民

復程婁東

上晉省色臬司

寄徐敬菴侍御

與閻百詩

與閻古古山人

復陽城星文喬太史

與祁邑暢孝廉

與戴楓仲

復陸集生

閱宋雲倬離相寺序因與論文

復傅藩臣涿州太守

與潘次耕

與文縣令王公卜子

復張東山侍御

復蔣聞大令尹

致文水鄭澹菴督學

復高平白田生同寅

啓

候徐督學

候新安太守曹冠五

迎侍御傅公巡鹽河東

復祁縣同寅王梧音

賀提督柯公加宮保

迎太原太守秦公之任 附小啓

復清源同寅張夏鍾

元夕答讌七鄉紳

請鄉紳武蘭石給諫

請鄉紳李卦嵐侍御

賀汾州靜園沈太守 附小啓

迎楊介璜太原郡丞

復陳傑初比部

迎寧武關同山周郡丞

中秋復林浣亭同寅

謝周子鄴山書感應經

邀諸子石壁登山

請張意銘廣文鄉飲

請趙榮景文學鄉飲

請韓熙義鄉飲

復稷山顧惠師同寅

賀陽曲邢逸園同寅

賀清源陶隨菴同寅新任

爲斲兒求婚范門

上川撫約齋羅公爲蔣虎臣座主還櫬反葬啓

游卦山記

交城北境層巒疊翠蜿蜒幾二百里而卦山最名誌云
山斷續如卦然去郭五里蓋交之鎮山也交之俗五月
六日自令長以及士女皆擔簋攜壺以登以嬉予蒞交
適逢其期與二三君肩輿游焉崎嶇逶迤由平而陂約
二三里而得少憩於其所爲天寧寺者而寺之後危欄
飛甍奮然躍出於山之坳者毘羅閣也舍輿而步攝衣
盤旋而上者又二里許而顏垣古瓦穆然平敞於山之
肩者石佛岩也俯毘羅之閣翠栢游人叅差交映盡林
壑之美焉坐石佛之岩汾水如帶孤城如斗平疇遠山
如繡如畫極眺望之遠焉於斯時也力已疲而興方酣

復求登夫所謂三十天者東西曲屈足不可駐又二
三里一峯屹立蓋唐時所建石塔而斯山之最高頂也
蒼然數松於焉止息俯伏萬山廻合一氣惕乎以驚悄
乎以思南望綿上北顧藏山右盼文谷左瞻晉陽賦龍
蛇之章弔下宮之難黥然傷懷想子夏之休風餘韻與
襄子之創業艱難低徊者久之日色漸西再停再下少
飲於寺之左岩微醺而後去樂哉游已夫予浪游四方
方其自吳而楚而齊而燕而秦而梁而晉泛五湖涉大
江絕黃河經秦岱越桑乾而並滹沱出井陘之口踰固
關之險上太行以望鞏洛凡所經歷皆名山大川古帝
王豪傑成敗戰爭之所可喜可愕可歌可思茲山雖名

勝豈得與是數者同乎哉乃往者風塵奔走憔悴
馬足之間徒見其苦而今於是游若獨有樂焉蓋境以
情移情以事異山水之勝惟安以暇者得之也雖然今
煩職也卽茲土幸地僻而事省顧方當水旱荐臻之後
流離者始復饑者方待之以食寒者方待之以衣勞者
方待之以息遷徙者方待之以室家其爲不安與不暇
者多矣且夫聚散何常則茲山常在而予與二三君其
能數數尋是游乎則於今日之樂而更不禁異日之感
焉筆而記之所以志異日之感也時同游者爲廣文耀
崑王君琇汾陽人丞大劉鄭君萬善河南郊縣人尉燦
如郭君景明陝西富平人

唐尚書李公創造卦山華嚴殿碑陰記

自交山而入東北神師西北呂梁更西而躋劉王嶂邑之巉險雄峭備歷之矣其間荒村古寺斷碣殘碑頗多惜文不雅馴無足摹勒堪與語者惟石壁開元片石耳此外卦山稱最近郭平野繡錯而茲山崒然起莽蒼之中石逕松關處處引勝非復前者所歷徒令人畏邑諸先達讀書處也山中最壯觀者爲毘盧閣閣後爲華嚴普光明殿遺趾三石塔猶存有古碑歸然文字剝蝕者十之三乃唐貞元間尚書李說所鑿予按唐史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河東行軍司馬李景略叱之下堂坐中皆屬目而說又爲之

不平此公生平行事固不足述然貞元迄今幾近千年
碣固舊物且文辭華瞻不失爲一代聲律之體乃舊有
誌而不載人日遊而不知偶爲予心目之所及爰勒於
碑陰補入邑乘而爲文以記時庚戌閏二月朔三日也

側室劉氏壙記

嗚呼此予側室劉氏壙也氏儀真人爲明鄉進士兗州
府同知印台公諱崇正孫女王寅夏嫁予予挈之家廣
陵者六載戊申予宰交城氏之父母同氏渡黃河過太
行躑躅數千里之崎嶇而來交署署內凡百綜理藉以
安已酉十月二十六日氏產子不育越四日氏亦傷心
而歿氏生順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亥時終康熙八年
十一月初一日戌時得年二十二耳嗚呼氏依我以身
我倚氏以家氏之父母嫗我以女今乃等幻於電光石
火也其何以爲情哉氏歿後二十七日用陰陽家言取
癸巳時卜葬縣北萬卦山之麓擁崗面城坐壬向丙加

子午三子龔隧石誌諸幽且市近地田命僧人歲收其
租以祭嗟夫婦人而無壽無子又死於客恨也然得此
邑名山爲瘞所邑之縉紳先生哀而誄之士庶奠之歲
時羹飲無缺氏之靈其將藉茲山以永也氏亦善托其
腐齒朽幣者矣氏又何恨焉曰必繼以子世之子繼焉
者何如也曰必歸其櫬世之櫬歸焉者何如也康熙己
酉冬至前一日

晉祠顧亭記

吾儕幸同志同方分民而理官守少暇惟茲二三友邦
勵節砥行慎爾名檢深自顧無負達太中丞獎率訓成
至意恥爲世俗吏幾於循良憇茲地以各自振勵後
人瞻言道周果低徊攀仰而不忍去乎則顧亭不可不
作也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昔封叔虞於唐實
始剪桐蓋轉圜于王言無戲遽封爵以實之君子曰成
王于是知所顧矣夫桐之爲圭猶類也猶可言也設以
國爲戲亦將實之乎是以君子一出話言不可罔所顧
而思爲踐矣晉祠三晉勝區結飛梁于水上清泉出祠
下凡太汾沁澤所屬車馬往還需此憇息或佳辰良會

觴詠其間極歡娛慰勞苦載德歌風俱于是寄焉則是
亭也固吾二三友邦晤言舒嘯于以考德鏡業者也凡
人果于肆然恣僻弗準繩矩者特中無所顧貿貿焉敢
悖義耳而不然者天日在上手目在列方茹蘗也而甘
如飴飲冰也而味如醴又況上之所以獎率訓成者亦
既梯航導其前鱣撻隨其後二三友邦誰其匪彝悖德
而罔所顧也乎在蓼莪之五章曰顧我復我漢儒說九
字之義未能精晰惟宋之嚴華谷謝疊山兩賢剔發最
詳嚴之言曰顧我父母或去之則廻顧之顧而又顧曰
復我言不暫捨也謝之言曰顧者父母前而兒後則返
顧之復者兒前而父母後則追呼之也二三友邦幸遘

我中丞峻潔神明之化不啻父母之翼覆其子將終身
篤踐勿替以底厥修使三晉人士咸指曰一時循良中
丞所造也其亦無負茲勝區以仰答生成僉曰誠如子
言宜以顧名亭前後來遊共創是舉者懷遠汪竹巖宗
魯梓潼白田生良玉蕪湖陶隨菴延中奉天徐靜涵灝
振高密任希菴瑀蓋州卞仲舉三畏開原家連城良璧
及予吉士也因次其說而具列姓名俾後之覽者知所
顧焉

武祖太公碑記

今天子卽位之十年辛亥秋九月二十四日原任拖沙喇哈番加一級武祖公諱某以疾卒於京師嗣公六長公某張家口權部次公某兵部侍郎次公某兵部員外次公某工部員外次公某翰林院皆官京師惟季達公奉簡命以大中丞撫晉訃至辟踊哀設章三上懇辭任終制天子深悉大中丞治行溫旨再畱大中丞不獲已十一月乞假之京展塋畢上朝謁天子嘉勞甚至旣陞辭上諭以忠孝一理其節哀勉圖報國大中丞頓首受命晉中緝紳士庶聞公將至壺漿而慶於郊者夾道俯仰援引論列公之德者席相錯也屬吏交城令趙吉士

超列而言曰羣公先生皆知中丞公之於國忠於親孝於僚屬百姓仁且義而不知公之德皆武祖太公之德也夫十二辰生物之氣發于寅盛于卯而天心來復寔始於黃鐘之子今太公舉丈夫子六皆逢時握柄致君澤民其猶辰之寅卯而太公之育生生於未形其黃鐘之子乎自古一代聖人之興必有名世之佐應運而起至於功成名遂不惟其身而又能啟佑夫後之人世篤忠貞以佐太平若伊尹巫咸之於伊陟巫賢不多見之方武祖太公與太祖同起東方身經百戰奄有天下海內既定已歷三世諸嗣公官侍從佐中樞發聲曹郎間而大中丞進晉方伯爲晉撫皆身任朝廷重寄志願遂

矣而太公皇皇焉報國之心常若有所未盡日諄諄忠與孝期克負荷每朝退輒問所行事若何當卽喜否則不怡或爲之不食以故諸嗣公愈兢惕自勵由太公之事以推太公之隱蓋不徒以今日之太平爲心而且以奕世國家之太平爲心不徒以吾身之忠爲忠而且以後世子孫之忠爲忠其爲德豈不大歟今天下服天子聖仁善任使者莫不嘉諸嗣公與大中丞之忠賢能不負天子而武祖太公之德無得而稱焉其爲德豈不至歟晉之縉紳士庶聞之皆瞿然起曰信哉武祖太公之德大矣至矣請以予言進大中丞公勒之貞珉以顯告天下俾咸知武祖太公之德吉士不敢當旣念吉士以

末縣令蒙大中丞不世之遇教誠慤慤動以古人相期
許蓋公之所取者原不在職之大與小也義不敢辭謹
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巖巖長白鴨綠南流山峻水永誕
毓元侯雲霞蒸變鐵馬金鏊功成身退百祿優優老臣
體國身後是憂惟忠與孝曰在箕裘允文允武與國同
休豐萬年年式壯明幽

湖東別墅記

出盧川書院之後循湖陽而東或廣或窄波水吐納近
西夾右而孤峙於中流者爲廣生廟又東斜亘如舌與
廣生廟雁行而參差者爲離相寺石塔峙其後又景東
傍城墻舒臂左拱直西望與盧川書院背對者爲予創
建之湖東別墅地僻四面皆水最幽靜可以洗心嵐氣
湖光常在几席晨昏四時各有得焉每當夕陽半山明
月欲上粉堞倒影而明滅林木斂烟以徘徊鳴禽遠鐸
微風徜徉於斯時也縱極塵心當爲減半而况於誦詩
讀書雅負斯文之澤者乎人稟天地之氣以同形鍾山
水之氣以異性形不可得而易性則可得而移也聖人

移性之具訓之禮文以正其心廣之師友以開其意習
之誦讀以淡其趣博之琴瑟鐘鼓以和其情游衍之於
山川鳥獸草木以泳陶變化其神明蓋自言語飲食起
居以至偶聞偶見無一而不與吾之性相洽夫是以卽
有下愚不肖而亦可進於道德之林後世不得其術徒
以文章求之教誠率之宜乎士之剛柔智愚終一定而
不可易也交士聰明特出者不乏惜其囿於性鮮克卓
然出於風氣一水澄泓也而不知其可湖諸峯羅列也
而不見其爲山亭之有別墅之建蓋將以昔若無而今
若有之山與湖樂交人士惟交人士亦能以昔若無而
今若有之山與湖樂其晨夕則性之移也其亦幾乎

盧川書院記

盧川書院新建於康熙壬子七月二十五日成於十一
月初十日爲堂三楹拱以兩廊倚南城而居背卯面酉
其前通衢其後臨水卽予新浚却波湖者是也昔之傳
者曰孔子設教於洙泗子夏設教於西河夫泰山五嶽
之巨宗行霍亦西國之重鎮洙泗小流汾河非一地所
屬舍太山行霍不名而顧取重於洙泗西河蓋此地水
少山多人固尊其所少而薄其所多也交城舊分有盧
川縣在河北都盧峪口其取名不知何據想亦因處汾
水流繞之區故耶交城舊址亦以汾孔二水相交故名
後移治却波村却波各村亦無據要亦從水此外若清

源文水各邑其意皆可得而見也晉地固多山而交境尤高亢少水顧郭以內有巨浸焉杳森洋溢環齒東南易云風行水上渙蘇老泉云此天下之至文也然則交之人文其殆興乎古之賢者居官居鄉類皆建書院以行教化明末漸多忌諱交地僻而俗樸士子徒守經書章句少見聞講習予不敢自附賢者然亦不敢因循而不以教化行爲斯邑淡望今都人士之勗書院也亦余願也因以盧川名之或曰盧川雖故縣名此非其地予應之曰名亦何常名之則名耳夫子云夫政也者蒲蘆也蘆者盧也禹貢九州之士黑者爲盧土之近水者多黑書院以廣教化取發生斯地復近水取名

以此不亦宜乎

開鑿龍門渠碑記

萬物產於土而資於水故天下無水之地必瘠山右爲境恒山大行亘其左五臺霍鎮峙其右最艱於水故瘠莫如晉而交其尤也然晉之水可得而名者十數獨汾爲大汾出於靜樂之管涔山南入交境歷河北都盧川古交舊治轉入陽太清三邑復至交南境折而西南去歷交境殆將百里又西有文谷河勢亞汾源發於交山之西峪渾峪二水歷中西中東水東米東西南諸都東南行百里踰文水之開柵界復東入交境二十餘里而注汾以葭爾邑兩大水三面環遶當稱樂土乃交之苦無水滋甚何也平原山谷異其勢也平原則地高下無

大殊雖百十里可引而潤水遠而利山谷水往往無源
早則涸澇則滔天而襄陵雖近水而未必利且虞爲害
縱遇有源之川然峯圍峽束之內卽尋丈間有不可得
而蒙其澤者交邑平原獨南境二十里爾餘皆羣山盤
礴汾與文谷之出西北而東西入他境也皆山爲之也
其東西流而雨會於交之南境也則地爲之也山不可
爲而地可爲然當二水交會之地北亢南下縱濬溝開
洫終不能驅逆流而使之常也然則果無如之何耶僉
曰山可鑿而通也夫鑿山通水古之人有行之者雖非
常之舉黎民所懼然不一勞者不永逸吾嘗四入交山
躡呂梁遍察兩河形勢汾河中貫最遠且巨然嵐嶂重

疊無筭非人力可爲文谷河自西北出亦重山障之予
登高離山西望自武元城水泉灘至文水峪口開柵入
邑之廣與村深澗曲折若衣帶之在右腋可曲肱而挈
測其高下則廣興以東卑於武元城之水泉灘者數十
丈勢若彎弓若穴地弦直不過六七里誠能鑿山引水
而東之循卦峯踰北郭暨王山之陽而止復身分股股
分指篳引而南順流以達於汾則郭南田千百餘頃枯
槁可廢水稻可興有時山水暴溢溝洫多而害亦可平
吾知交之利不僅等於晉祠宛然江浙水鄉也吾自戊
申蒞任卽署分流峪口之句於縣門迄今五年蓋無日
不念及此第城以內之愁不除則役不可得而興山中

萬壽閣自訂文集 二
之慙不除則深谷不可得而入山民亦不樂爲之用今
二慙除矣事適可爲然交之紳士下及兒童婦女歷世
相傳無不欲爲寃不能爲者工大而費無所措也給諫
武公首主鑿山之議諸紳士無不贊成予適逢先妣淑
人訃至五內摧裂一身且不自有遑及其他獨是難會
者機難合者人心閤邑紳士圖之數十年予謀之數年
顧乃坐失之一旦豈不惜哉夫城內土豪山中積寇爲
害亦僅在十百年此利一開且及百世予不於此時肩
其任誰肩其任者予上其事於大中丞達公以事屬因
民之利得免所請復同邑紳先生及劉孝廉爾鼎申貢
生鉉暈山測水指畫浹旬議始定所隔四梁則萬佛崖

闢王台土地巖高離山梁下各有溝曰托鉢曰碟子曰
桑條曰虎喊邑人入交山向從峪口開山紆行四十餘
里以山梁高入雲表無路可攀久爲綠林門徑予新闢
一徑歷山腰竟過不復取道文水矣由萬佛崖起水開
山三十四丈至托鉢溝由托鉢溝底通至碟子溝則鑿
闢王台山根四百一十三丈由碟子溝底通至桑條溝
則鑿土地巖山根二百九十一丈五尺由桑條溝底通
至虎喊溝出水則鑿高離山山根三百六丈水出半崖
龍口因名龍門渠凡有田之家按畝出力恐後其工資
則武給諫攀龍故侍御李之奇子貢生若沁丁仁和世
淳呂叅戎歲名解龍巖之麟張顛榆奇英孫善化浩常

州佐大孝李邑佐若湛國學生常大臣武舉田志德及
予十二家塾應者也總理渠工者封君張純也司錢穀
者進士張冲光貢生李獻喙也掌出納而應用不窮者
國學生李若沆也分其事不辭勞費者邑子衿燕國輔
李光斗王雲拱胡好古也支銷不苟者鄉耆韓守禮游
士淳申維第褚俊也察工之勤惰以行勸懲者邑丞江
潤斯尉郭景明也善陰陽家言定山水之方向者中州
劉山人碩勛也主疏鑿以調度衆工者鄉民郝進旺也
自七月初一日破土十三日興工迄今一月漸有成跡
可循吾固必渠工之不及期而成也昔李鄴侯牧杭始
浚二河後樂天繼之復浚六井樂天浚六井而東坡復
繼之以浚西湖予才不逮李白二公而具二公之志般
陽孫公繼予爲政能如樂天東坡豈獨交邑之幸予且
藉以無憾也夫爲之記

交城題名石記

令茲土者寧僅以行其令哉令無不行也發其心之所
存而有以善其行者不越乎慈嚴之兩端慈於善良則
令反是不令矣嚴於姦究則令反是不令矣邑之題令
名于石也盍亦顧其名不沒其實盡吾心之嚴與慈而
無媿于行乎儼然以令臨之前乎我者秩何由以遷官
何由以罷抑何由老幼遮挽不忍其去或恐去之不速
視如秦越人嗚呼有達於理者可不歷審所由乎夫令
之肆其心之所爲而不顧聞望者有幾宜令盡賢令盡
賢宜邑盡康濟令去後宜邑之紳士吏民愛念愈深也
而何以不盡然也令茲土者觸目警心其敢不敬其敢

不畏交有題名石自萬曆辛卯始泐無繼者吉士涼德
忝令茲土於今五年政無足書有時而行吾嚴有時而
行吾慈敢曰盡得其宜乎亦出乎吾心敬畏之誠然者
而已去後之愛念其能必之交之人乎謬膺內擢旋丁
艱去懼令名之遠而益泯謹昉自順治初年泐今垂三
十年內令交者列其姓氏里族虛左使續登之是不能
無望於繼予爲理而善其行者

募修狐大夫廟疏

距城北半里爲晉狐大夫廟傳自唐長史王及善徙縣
却波村特建其存諸鏡石可考者一見於韓給諫祐碑
亭記再見於楊刺史一奇新鑄銅象記至隆慶五年重
修而邑孝廉田公西成復撰文以永其傳斯廟之創置
文獻盡此矣戊申予令茲土夏五旱予爲文禱雨雨降
越明年四月又旱予虔禱甫畢雨復大降兩年稱有秋
稅無逋語云能爲國禦災捍患則祀之夫災與患何常
之有適然相值人實有以成乎神也而不然者大夫樹
庸於衆之所趨近招矣大夫爲惠而待人之求近市矣
大夫以義尊君以忠教子豈肯自溷其清虛爲招爲市

以與世俗交尋於名利之徑而後自著其靈顯吾知非
大夫意也唯是境之內外咸藉祐大夫莫不奔走香火
以共著大夫之靈顯生于斯長于斯廟食于斯大夫又
何忍焉然而頽垣敗壁對越弗莊因之與創古今人卽
不相及寧無課功倍半之思乎予意一新之未遑也易
山丁令君宰仁和廟僧性定行脚三千餘里入吾鄉而
謀修葺之舉令尹倡之而吾鄉紳士樂輸恐後又介書
請予襄厥事予咨嗟再三晉越風土雖殊而景仰古人
忠孝實有同志人情不甚相遠異地之人尚且聞風興
起況屬大夫覆露之下者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吾知此邦紳士勝緣信施必有十百於余鄉者正不俟

予嘒嘒慙慙也是爲疏

募修惠衆寺樓牆疏

邑古剎列於誌者四十有九而汾陽村惠衆寺居其一
癸丑仲春予勸農至村令民較司法除耗羨且講六諭
以廸夫人自有之心焉黃門武公愍予勞攜樽歡讌於
時梨園雜作觀者數千殿廊出入尚通車馬獨是內殿
外爲大雄殿又外爲二山門旁兩廊煥然一新而禪室
無堂鐘鼓無樓周圍無牆如人四肢稍具元首耳目咸
缺也其可哉席罷升輿寺僧寂福長跽以修本寺禪堂
樓牆募簿進夫難於慮始易於樂成者人情也斯寺歲
久圯壞凡吾士民四時祈禱公議讌會罔所憑依所慮
費用不貲無能後其身計而寺是謀今黃門獨肩其鉅

創修之復有襄其事者不難頓還舊觀也黍米之積將成丘山其於區區之費何有焉予旣嘉黃門之倡始又喜寺僧之能勤而有終弁數言於首以爲邑之好善者勉焉

募修定慧寺疏

予自戊辰三月放歸棄去人間事南北栖止無定陸則匹馬單行水則空江孤棹巖居川觀一任逍遙獨往獨來脫然無累生平熱心水釋天所以逸羈人者厚已徂冬交城舊役持黃令公仙壇書至謂羈人去任十有七載老成目擊聲施尸而祝也固宜何以未生之幼穉到今懷念更切予啓封聳然增愧人情誠至則感感則入思思可有心要乎而况乎其欣欣俎豆我也予何以得此於交之人士乎予滋慙矣舊役另負一笈予詢此中何物對曰此交之未了緣也發其笈則西南隅定慧寺一募簿閱助者姓名半登鬼錄而羈人承乏作令時捐

俸二十兩首其事輸而未給縣印尚赤也予亦不自解
何獨食言於此寺記予蒞交五載北門傾頽復其舊矣
學宮修於前令王公北墅予更爲藻飾矣縣署全圯改
作矣公堂賓館行臺罔不新矣此寺爲講約讀法之所
正且長至邑令偕僚友合縉紳以習朝儀者也胡以任
其風雨飄搖而不修四望則有樓矣栢交則有亭矣盧
川旣建書院湖東復築別墅却波之湖且濬矣此寺則
邑有大功大役凡事之謀於衆者皆於此集議焉懸有
巨鐘聲聞數十里爲邑十景之一撞之發人深省驚四
城之鼾夢也胡以聽其蕩爲丘墟而不修予誠不自解
何獨食言於此寺且爽信於此寺之老僧夫第道除梁

修舉廢墮固有司事也黃令公下車肅紀敦倫甫及兩
期風移習正予夏日吟次韻至五十有四其贈令公一
詩曰誰似公孫兼數曹治聲久跨呂梁高原能清矣流
長潔身獨先之事不勞緩轡難堪齋馬瘠揮絃已靜繭
絲騷君家留得晶浮譜早結山椒一柱蒿蓋實錄也聞
今日交之百廢俱興令公豈置此而釋然於懷或亦以
羈人首之應俟羈人終之耶亦將以紓民力而暫緩此
耶孔子讀易至益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土木之工從
人悅也今令公政平民悅其鄉士大夫以及諸耆老必
各發歡喜樂輸恐後粟不陳於囷錢不守於貫吾知其
願襄邑之新舊令以成此勝因使古蹟頓還舊觀庶幾

習禮拜亭不復旅進旅退於荒烟蔓草中卽以因果論
如挈華旛珠網以護瞳燈篆香於凄風苦雨間亦有目
共覩功德也予了宿緣於二十年前而寺與老僧均可
無恫矣令公盍允此請乎毋笑曰躡人水心猶熱也庚
午中秋疏於燕山萬安禪林

附新建卦山文昌閣疏

時伯兄端同守太原應交城黃仙壇令尹請爲此疏以成

予宿願因附刻募疏後

太原所屬交城晉巖邑也國初姜瓖亂餘孽竄伏交山
負險數十年予二弟天羽以李官改交令勦撫兼施千
里崔苻今爲秦晉孔道邑甲歷來不均弟勞怨兼任革
里長去增徭開除累丁六千七百七十餘分都均戶至
今賴之兩經邑試第首拔童子十二名餘以次送試而
督學所取之數卽邑令所拔之數絕無有一矜以情面
上千者惟鑿山通水值丁艱交代未底厥績留以有待
至於勸農積穀修城立廩并諸建置夫人而能之不足
記也丙辰予宰介赴省路經交邑遊卦山邑紳士吏及

青陽自語文集 二
者艾緇黃以弟有功茲土壺漿迎予者不絕於道已已
予佐刺太原分駐平定交人時來詢問出乎本心誠然
今春四弟章侯備兵平陽戎行過從邑之具壺漿而迎
者猶予宰介赴省時也卦山之麓水秀沙明今黃令尹
爲政語邑人曰是宜署文昌之閣以啓文明經營三月
傑閣巋然予弟聞之喜曰向欲建趙介祠於茲麓緣起
未酬閣成具見先後同心遠寄所輸以償宿願九月二
十六日囑三兒景衢攜輸金至交兼省予弟側室殤兒
墓邑紳士吏及耆艾緇黃壺漿恐後禮意更加焉僉指
城外東西四十里趙公柳偶值荒歉猶然全活我百姓
也嗟乎人情過去則倦倦則厭心生未有久而不忘者

予弟去交十八載今巖栖退隱世事久捐胡此地人情
至今日而愛念愈新乎令此者夥矣交之人何獨厚予
弟或亦平寇均甲拔萃諸事足係人思於無數耶黃令
君之建閣也謂予弟志也力却捐金徵予言記其事予
曰此亦弟志也其置閣之香火田以全予弟志若令君
之治交而交已大治遠近頌交治者翕然六郡一令矣
邑紳士吏及耆艾緇黃今日之不忘予弟固知異日之
不忘令君也吾聞天上有奎壁冊府奎主文章壁主典
籍文昌帝子領之山上太極一峰罔巒重複分列八卦
六爻故有爻峰卦嶺之目亦帝子樂爲駐蹕者邑之文
明漸起閣實憑依恍惚綠衫白馬令君庶幾目中遇之

高青陽自詩文集卷之二
矣是爲疏時庚午冬日

禱雨說

神之於人其果無間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神之于人其果有間乎吾亦不得而知也有間無間皆不可知故人之求神不可以爲常也然有間無間旣皆不可知則人之求神不可以爲常者亦未可以爲怪也康熙七年之夏五月晉大旱交山邑也危尤甚予齋宿爲文禱之城隍及狐大夫突卽日大雨明日次日連雨越三日復大雨蓋七日四雨而遠近霑足予曰嘻神之於人其果無間乎雖然神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公也求而雨不求而遂不雨耶不求不雨求之而卽雨而神始神耶不待求而無不雨而神不更神耶固也求而雨求之而或不

雨人將其如神何耶求亦雨不求亦雨則神之爲神其
爲有耶無耶或曰適然也夫適然者幾幾乎不必然之
辭也不可必然而適然焉人耶神耶

樹架說

戊申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忽見林木皆白似積雪
然仰視太空及地漠然無所覩也署有臺曰遙集登而
望焉則自郭中以及西北諸山凡有林木之所莫不然
詢之士人曰此樹架也數十年一見之見則次年菓木
枯槁或云主歲登予曰吁此霧耳夫霧騰於空而散沾
於物而濡濡而不勝陰氣之凝吸故如是耳爲災歟祥
歟予未能考其何如獨以理論之陽氣升則爲雨爲露
爲霧陰陽凝則爲霜爲雪爲雹大河以北冬少雨陰氣
盛也五嶺以南冬少雪陽氣盛也陰陽之氣各得其候
則祥晉陽爲河北地今臘月而地氣蚤升陽氣其有餘

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質陰而氣陽莫如水晉於辰
爲子子水之旺也太歲次明年爲酉酉水之敗也水旺
而敗必泛濫而不收水木之母也母有喜怒而其端先
見於子意者晉地其患水歟頃者燕齊吳楚閩越中州
之間水泛地震同日見告而晉獨否夫禍福之機相爲
倚伏君子不僥倖於災之獨免而深慮夫後發者之遲
而大也嗚呼可無念歟

參井分屬辨

白子鑑遠邑諸生中善讀書者錄來列宿十二次各註
分野所入度數甚悉然揣白子之意得無疑于交城參
井兼屬之說耶愚以爲費直蔡邕陳卓所著皆槩言郡
國所屬耳未及析言某縣所屬也夫槩言郡國則所屬
甚廣故專屬某宿則固曰屬某宿至有其所屬之地適
當二宿之交則某邑屬此而某邑又或屬彼不能獨舉
也則並舉二宿而註之曰屬某某今所修者縣誌非郡
誌則或參或井自應註其專屬不當因郡誌而混註之
曰參井之分也謹按一統誌武備誌雲中鴈門俱曰入
東井汾州則曰參太原北與雲中鴈門界西南與汾州

界當二宿之交則所轄之地豈能曲折如一必有參差
出入於二宿之間者故曰參井蓋言五州十二縣半屬
參半屬井耳非謂太原所屬諸邑俱半參半井也據陳
卓云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夫二十九度井之垂木度
也曰入者侵而入之之辭也非全屬也占驗之說詳於
春秋之世子產又博物君子也子產之言曰成王封叔
虞于唐主祀參唐人是因又曰參爲晉星叔虞始封之
地卽今之晉祠在晉祠已屬參在汾州又屬參豈交城
獨半屬參半屬井耶據陳卓云代郡入東井是太原府
以北諸州縣自屬井以南諸州縣自屬參則交城特屬
參星無疑也是不可以無辨時已酉夏口

擷翠樓跋

康熙己酉七月大雨磁瓦二河交流洶湧衝突而不可
砥城裂數十丈北門圯焉今年春仲予捐貲修築歷四
月工竣遂與邑之薦紳先生飲酒落成空翠遙集爽人
肌膚因以擷翠顏其樓於時給諫武公蘭石侍御李公
卦嵐舉卮顧予曰吾兩人數載未登此不意窮吾目力
平野繡錯老稚熙熙竟成樂郊也歸功於予予滋愧已
飲光樓跋

東城之隅却月湖注焉樓俯湖際影相吞吐詩所謂川
虹飲練光也聽斷之暇予登樓高眺環流入抱澄瑩若
鏡倚欄而歌又不啻氣如長虹矣霜晨月夜凡我同志

其登斯樓當必有得其意者

麗景樓跋

自南而望平疇繡錯方其土膏初動東作皆興桑麻黍稷無不欣欣向榮蔚然在目景物之麗孰麗於此予以百里課農期斯民力茲稼穡回想河陽滿縣花猶覺非作吏本計也

來爽樓跋

交山疊峙羊腸呂梁之奇在焉宰是邑者誠畏途也然其巖壑競秀綿亘千里翠微縹緲高入雲際交之人習而不察又不可謂非令之獨得者柳子厚記馬退山茅亭口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

於是回顧茲樓正有不能讓美耳今年秋予捐貲修城親督工於舂鍾版築之間休息之頃憑虛遠望時覺西山爽氣在人襟袖遂以來爽顏之後之登者顧名思義自能會心悅目必不若向之習而不察爲山靈笑則更以予之獨得者公而予人已

打交亭跋

上并遊翠閣盡旋顧盼含籥見奇寺之左排岡列石正對山房予恒坐此時眺覺會心不遠上有古栢駢根離立下滄石泉淙淙極饒幽韻因立石亭其上作異時遊賞勝區聽鳴泉而撫琴凭山闕而放鶴登此應作羲皇上人想

周雨亭跋

雨可得而周乎曰可喜雨亭記云歸之太守太守不居
歸之天子天子不有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
然則雨可得而周乎曰可古有趙日今奚不可周雨且
夫雨天地得而主之宜雨而不雨不雨而禱禱而雨則
天地且不得而主之主之者既不在天不在地則將主
之乎其人然則雨可得而周乎抑不可得而周乎曰可
予不文不敢廁筆於諸公之列聊爲跋以附不朽云爾

王古直汾陽迎春賦跋

別王千古直數年不意遇乎家孟仲啓之幕尊酒促膝
索其近日所爲文乃出汾陽迎春賦讀之綺句與淡采
並流藻思共逸韻俱發始覺古人高譚宮館壯語田獵
都屬虛空揣摩不若古直擷秀摘文實追所見也雖然
古直以欽奇歷落之衷履多愼之境寄人廡下筆興瀾
翻偶拈此以寫志耳若徒駢麗稱工霧縠貽譏雕蟲追
悔夫豈王子作賦之意哉

上高陽李坦園相國書

吉士

自首春掣選交城二月二十五日領憑三月十五
日出都于四月初二日到任謹錄交邑地形風土及蒞
任事宜惟賜覽焉交邑古晉陽西境東南二十里頗平
曠其西北負郭則連峰插天延亘千有餘里而交邑所
屬者凡二百里其民大都重林幽谷土居穴處順則人
逆則鹿又歷逢亢旱汾水在其東文水繞其南而不知
用也故其民逋逃最多雖稅糧不過二萬而徵納之難
與東南等地旣荒僻又正印缺官者四載餘綱紀蕩然
弱肉疆食夜郎王久不知有漢且官吏借國課以徵羨
餘于小民者不啻加三而隱冒於紳衿者且正額不足

令與紳衿三分鼎立以困齊民而訟師奸吏復從而扇
挾之故其民日貧事日煩雖小縣也同于大縣吉士受
事以來已將火耗革盡訪訟師奸吏及子衿之才訟者
置一二于法其山谷十餘載稱逋逃藪吉士開誠招諭
察得其土著可用者數人推心布公俾知國法近日報
狀復業者數百人矣方將請于上司按地形高下疏泉
引水復二渠之故迹大興灌溉未知果克有濟否至于
日用拮据脫粟以食種蔬以給貧者士之常終不敢以
之自悔而自阻也蓋古之王公大人其愛是人也不惟
其身之富且貴也而憂其身之無成而古之賢人君子
其見愛于上之人亦不惟其富且貴也而務體其憂之

之心吉士今者幸蒙相國夫子不世之遇其心拳拳焉
惟恐夫子之憂之也謹述其行一二事以獻于前惟夫
子論思之暇示其可否提而命之使之有所遵守以免
於罪戾吉士之幸也非敢望也

復長垣徐子遜督學書

仲夏得侍堦墀勤勤渠誨惟寐忘之不意寵以手書假
我造士之權不材之木一顧而與椅桐梓杞同觀幸甚
愧甚切聞三代以上有化無治三代以下亦治亦化降
及後世求治于治而卒至于不可治故曰禮讓衰而爭
鬪起絃歌作而頌獄息士者四民之首不能化士而能
化民者未之聞也山右三代舊都交城復僻處深山每

疑淳風未散而其民刁悍倍于他邑總因歷年宰邑乏人其士子以抗挾公庭武斷卿曲爲能事相習成風賢者不免何況愚夫愚婦乎世之論者曰躬行本也文藝末也顧古今勢異古之士務求其有功今之士但求其無過果人人誦詩讀書耳不聞外言目不親外事而其風亦善矣吉士四月受事力爲諄誠追庶務漸清刑訟漸息卽與諸生爲會課晨鐘暮鼓之餘間復執筆從而和之庶幾朝夕收其放心豈意洪鈞亦復偏私隅邑煌煌明示莠苗風動葺乎鼓而軒乎舞吉士敢不仰體盛心益加策勵嗣將月有課季有試除申候去取外尙祈格外之榮一言而華袞之楚子一巡而三軍之士如同

挾纊况于沐道德文章之澤歟行見黨庠鄉塾人習先王之言士無異行而四民從之絃歌作而訟獄息何在非大化所及也

上金沙蔣虎臣座三書

吉士于三月十五日出都于四月初二日抵治萬山之

中民多穴居岬負以目所擊度之耳所聞大率與川廣間峒獠相似其黠者皆不畏死動輒訐告官長賦稅不過二萬而前任侵那二千餘金不可楚諸上臺廉而威動以法繩下火耗一革遂至于盡大都此土僻陋爲西晉最兼以饑饉薦臻之後流亾相繼又正印無官者將近五載一都事署篆年及八旬政歸羣小蘊釀至今紀

綱法度竟不知爲何物矣

吉士

入境卽矢之神明一民

不敢虐一介不敢取不率者一裁之以法每月與諸生

面試會課兩月來詞訟漸稀紀綱粗立然愚民固屬相

安而奸究亦啣恨入骨且暮凜凜惟恐含沙者之伺人

于不意也然傳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

吉士

雖不肖亦

知窮達有命豈敢以此稍自變易以辱大賢之門墻所

可慮者縣北境有河北一都險僻尤甚其民大都十室

九凶賦額千有六百徵納三不得一近復奉裁扣之

旨俸八之外一無所存不知將來何自每年得此千餘

金以代不毛之入憂心皇皇惟此而已其他固非

吉士

之所敢知也蓋聞古之賢人君子其居官立節固不獨

恐自陷其身于不肖也內則恐辱其親外則恐辱其師

蓋世之賢否人者未有不推原其所自出者也其人而

賢必曰是某之子也是出于某之門也宜其賢如是也

其人而不肖必曰是某之子也是出于某之門也宜其

不肖如是也夫旣已居其身于不肖而復使天下因以

疑其親與師此大不孝與不義者之所爲也伏惟老夫

子高節重望明白顯著于天下

吉士

此心亦欲使世之

論者曰某也者是出于蔣夫子之門也宜其賢如是也

則

吉士

之志也若乃因薦舉復行區區假此以沽名而

希進則亦非

吉士

之所敢知也

與署事陳翁長公君錫書

尊翁署事將五載疏棄骨肉信任奸回以致侵那庫銀
自懼大患此非一朝夕之故也但聞人子之事其親親
有過則諫不聽則痛哭流涕以道之親年衰老則旦夕
不去左右聞有難則奮不顧身以赴之天下有可疏其
子之親未聞有可疏其親之子也今尊翁所少庫銀武
定邦魏秉乾二役當堂口供鑿鑿况奉新旨凡侵欺錢
糧之官經督撫題叅之日將侵欺官照例處分係旗下
交與都統民人交與督撫侵欺錢糧年限內不能全完
將家產變價入官如此功令森然又值諸上臺新任風
馳霆擊卽尊翁或不諱亦當移文原籍變賣家產追比
家屬萬難逃于覆照之下矣夫尊翁卽無事在官年近

八旬遠迹數千里之外旁無一子之侍固已倫常之變
聞變見况患難如此平生卽欲爲二公子置一辯焉而
不得也生生平肝膽自許雖從井救人不能苟有溺
于水而斃于火有可救之道則未有不爲之救者况同
官之誼更非路人所比但尊翁子然龍鍾視聽茫茫生
卽有相爲之意勢無可爲惟二公子熟悉鄙言星夜兼
程救尊翁于躑躅患難中事尚可圖蚤一日則有一日
之益關文中韓大韓二緊要人犯惟緝之同來此二人
北首之日卽尊翁南旋之兆也二公子其自爲計

太谷旅次與交城修誌諸子書

十三日有平陽梓人至聞諸子在局執事勤勞幸各勉

力不怠庶幾有成功考輿圖誌以靈川目邑凡書札往來俱有是稱及閩縣誌並無所謂靈川者何也禹貢志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註曰梁呂梁山也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註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則今靜樂是也夫禹自西北迤邐而南治梁旣在治汾之前則呂梁其在永寧靜樂之間乎而輿圖備攷乃曰交城彼豈無所據而云然歟按之縣志亦並不載此之不正無以修誌爲也前任薛公修廓城垣興舉廢墜數十年來兵戈盜賊屹然有所恃以不恐其有功于斯民甚大二河常公人品政事實可以廉頑立懦而諸君子以其起自比肩意若有藐然不屑者昔黃叔度出身微賤又年甚幼其時陳郭諸公位高望重若戴良之才氣不可一世乃或爲之拜或爲之臨朝而歎息或爲之惘然自失何也德之所在卽尊之所在也且人亦安必得古人而師之敬之乎祭典曰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若此則二公之宜入名宦宜入鄉賢無疑也諸子宜急爲詳訪其軼事俟生至邑卽具一呈以憑申請夫封山誌川聖人之所以定疆里也崇德報功三代之所以厚風俗也修誌之實務莫大于此惟諸子勿以虛文視之

致陽曲宋蒸菴同寅書

頃奉貴牒關取上批張勳所控人命干犯切張勳者敝治一積惡刁民也近以妹死索詐呂結不遂而一控于

縣再控于府三控于臬因批送臺下案張氏之死在弟未蒞任之前其時廉訪最確總之死于縊不死于歐死于同禍赤子之無知不死于同室老拳之不堪乃勳平昔自恃擅名藩司舍人橫行一邑本不假尺水以興波及伊妹一死而彼遂以爲呂之肉固張之食矣於是控于縣則不伏審而控于府及府批于縣則更不伏檢而又控于臬遞易其情遞變其詞遞改其籍始曰呂五奸其姊丟姐兒同謀伊妹繼則曰丟姊兒之代弟嫌婦也家務相讓也始曰歐打身死繼則曰火炷烙痕也始曰本縣成村都人交城縣人終則曰陽曲縣人也夫勳戶役田產現籍交城毋妻子女現居成村而悍然出籍抗拘抗審爲鬼爲厲于青天白日之下此風一長則吾輩縣令之法遂不能行于戶以外弟已具文申請祈實兄更爲婉達一併批結庶幾上全縣體下懲刁風非有私于同官也

與石樓任希菴同寅

宦海風波卽精於防患之術者有所不能自必况弟疎慵不堪處非其地宜爲羣小切齒孤危若此益信彼蒼以石樓安頓吾兄可安坐而致通顯其受用處甚夥弟之所謂受用者極窮極窘有出無入卽欲周全一爰而不能卽欲多用一文而不可得乃吾輩真受用也

復孫古喞傳臚書

數年來南北奔馳無歲不相聚無事不相聞誰復有如
我兩人乎自河梁執手天各一方年兄子然古寺弟塊
然荒衙思一面不可得秋風汾水寒雁數聲歌李嶠之
詩又不獨富貴榮華之感也仲夏接手書纏綿往復如
對吾兄促膝而談日內閱選單復不見台諱將因官蔭
故耶或別有高見也交邑叢峰若戟殘黎若鬼諸上臺
若神窮縣令如魚飲水爲活而已我馬旣瘖我僕旣逋
紛然四散作令三月竟如說秦不合之蘇季子裘敝金
盡形容枯槁面目黎黑每當破鼓晨鳴疎柳夜警徘徊
無聊輒念吾兄此時不知在何處飲酒賦詩爲樂夏季
不得預選復得享此六十日清興正未可介介于此西

風遍野求一芹不可得正無如此野人尙

邀諸子賞中秋小札

一年佳節無過寒食清明中秋重九子蒞交二載每遇
節屆常留滯省城不獲與諸子酬酢明日中秋幸逢公
暇雖未能歌蘇學士瓊樓玉宇之詞傾倒於廣寒深處
一瓜一餅欲與諸子作竟日之雅焉

與交邑衆紳議行鹽法

吉士待罪貴地兩載凡親朋可緩急者無不借貸田宅
可轉移者無不典售生平不屑作寒酸態與諸公共處
久凡舉動又無不見聞也署篆陳翁所行固多不善以
致羣小把持民不安耕鑿而以抗糧稱武士不習詩書

而以控官見能惡薄成風醞釀已久去夏交代不清吉士甘受延緩之叅罰及至藩公轉報具題陳翁身家無足惜而晉中前任之撫藩道府爲此案降級矣南中見任之藩道府縣又爲此案降俸矣至今兩省去任在任上司恨吉士入骨今幸各項徹底清釐預備一倉草粟俱已補足如協濟徐溝及添搭一切雜派無不釐剔已盡惟貴邑鹽引歷來派之里甲今奉嚴禁矣縣官敢以身試法乎春間阻外商之不來無非爲地方行所無事若云開店賣鹽有各縣之覆轍在萬不可行今太原縣鄉民郭朋星等見在申請加引增稅汾文一帶商人亦然其太榆爭控不已者土販原欲煎鹽輸稅不願官商

獨獲其利也若以食私爲慣而以行商納稅爲不便者太原所屬止交城一邑耳今將見徵課額俱已照引墊解若據實申報是闔縣食私鹽而縣官賠鹽課也諸公豈樂聞此至本縣竈戶不滿數十每月申報緝私尙不及額而欲其銷納鹽課勢必不支無已每都令各販行土鹽以納課土販亦商也庶幾上下無悖乎

復劉玉少進士

屢以會讞經堯城見吾兄旅店題壁輒憶十數載前江都二許座上同席諸子晨星落落今亦不復全記姓名惟公恒耿耿心目宜其偶睹手筆猶煩俗吏思念也黃文節有言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心親則千里晤對遠

辱翰教捧咏贈章令我蓬心雪洗若得吾兄少室詩集
十二卷置之座右又何啻饑十日而噉大牢耶

致胡道南侍御

兩度長安一官裁缺二親老矣安希升斗之祿叨令交
城雖山郭僻小然形勢險固風俗強悍兼之署篆者五
載矣積弛之後加以恩則以水濟水東以法則且爲挺
走之鹿庸材匏落未知何所稅駕惟公東山絲竹之暇
不惜裁示以爲韋弦之佩

與臨汾張康明同寅

聞事竣方得與寅翁接譚聽者倦而思風方發話欲止
而言泉上流宜其丰穎所指千人辟易也蒲州名宿楊

遷歷十二科得一第喪偶三十年無力續娶至今尙未
生子蓋人世所難堪者而此兄處之怡然目能眎腕能
書日以伊唔爲事酬知一念耿耿未歇尙復與山右少
年爭勝魯陽之戈吾服其勇但自愧薄同蟬翼不能庇
人不得不以大厦之依望公耳

上晉藩達公

吉士 疎慝性成罔識忌諱幸蒙覆載不遺聖賢無我雖

嗔怒總屬弘慈故戒勸無非至尊敬竭區區誠悃向再

造前披露焉切 吉士 服官一命之始卽上憲秉簡三晉

之初百爾屬吏罔不濯心板慮凜守繩尺 吉士 親承音

旨卽至愚不肖亦斷不敢無狀以取戾但求治欲速去

惡太甚所獎者良善則豪強難弛其威所庇者鄉愚卽
惡劣愈增其怒賈禍招尤曩由此起前任陳都事署縣
五載衙役指使生員把持告官則甘輸服辯求息開倉
則不用借領取糧贖髦顛錯廢弛已極吉士蒞任以來
力湔舊染嘉與維新况山賊近在門庭累都幾填溝壑
不得不極慮殫思息盜完課以甦殘困至如民間詞訟
立爲判斷或責或逐原無成心在吉士不過盡職分之
當然而向日挾官以作威福者反指爲怪事逮張明盛
開罵公堂本縣申請褫革闔邑紳衿相率請見曰明盛
告官矣明盛譬頑石父母譬玉也玉石相撞孰全孰毀
不若善安頓之吉士唯唯辭謝不數日而文水訟棍田

繼頑代明盛上控矣控院不准控兩司又不准於是復
相率請見曰明盛告官不准幸也今不三調停勢難中
止吉士唯唯辭謝如初又不數日捏誣各款登控於撫
院前矣流言四布舉國若狂吉士惟靜以聽之彼旣粘
單上控卽雖信如曾母不免投杼何况屬吏吉士迫切
陳情于臺前謂非發審無以自明非庭鞫何由置辨自
恃上憲真知灼見不難爲吉士昭雪前謁見時聲淚俱
咽惟冀憲臺親訊庶是非立白也不然吉士稍自樹立
亦欲世間勉強爲人無負知遇豈甘蒙耻忍辱與劣生
對簿公堂哉及撫詞送臬轉行府廳會審吉士已是犯
官明盛儼然原告雖靜夜思維本無畏愧而炎涼世態

別有傷心昨頌憲臺批詳該縣問心無疚何慮含沙二語未嘗不泣數行下也會審之日証者數百觀者近千若使十五款有一兩贓私府廳豈敢擔荷若使數百喙有一人指實府廳亦必申聞寒門三代同居家口百餘幾陷此地人固有誤入網羅而伏首無所伸其舌者豈盡法當其罪哉幸而公心不昧直道猶存闔縣共來鳴鼓之攻國人皆有可殺之議而寃對如明盛亦俯首無辭否則吉士即求解組何可得耶今事後思之明盛屢控憲臺不准其詞非徒存下吏體面實保下吏身家自今以往皆生全之日也謹將申擬供招抄覽惓惓下情欲吐無已

上巡撫達公謝薦書

本月初七日接印報見薦舉全抄不謂鯁生監儒及此生而得逢千古莫遘之事也感愧之下不敢套用駢語啟謝敬藉稟事以陳悵惘吉士書生不諳吏治徂秋緣事未結調取進關心念弘慈感奮欲泣吉士久困公車奔走長安道上謬以浮名爲海內大人先生及輦下諸公所獎許私冀服官有日必多接引及宰此邑一時秦晉兩省督撫藩臬諸臺俱以

特簡儼臨

吉士

四顧躊躇舉無一可恃者以不勝任之

身處不易治之地而又無一可恃之上臺或則惜之或則憐之前車已覆繼此任者無復望生全矣乃蒞事尙

未一載而誣捏橫加當此之時黃金半鑠於衆口市虎
幾成於三人而下吏硜硜自守之信獨憲臺一人見諒
寃情得以大白蒙諭曰官只如此做去不必改自然不
差吉士感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地卽力不從心勢
與願違念服一日之官則當盡一口之職古人得一知
已死且不恨自今而後期不爲聖世棄人足矣旣而前
院還旗憲臺榮擢陝撫吉士反覆展轉五內抽裂神氣
凋悴不能自存仲冬十二日拜送道左淚出如泉自分
數奇運厄惟有解組歸耕終養雙親以遂素志終不能
戴冠束帶腴民生以工容悅也天佑晉邦再頒新命憲
臺仍撫茲土報至之日踴躍奮興竊幸雖甚馭駘尙得

盡力鞭箠以效馳驅乃歷俸未深薦剡已及自省疎庸
何以得此齊桓公之用九九燕昭王之禮郭隗雖憲臺
神鼓舞於激濁揚清之典而吉士實跼踖於高天厚地

之間隨蒙溫諭曰汝知所以酬我乎以汝爲諸縣榜樣
此後居官亦如今日之作宰無累本院知人之明便是
酬我嗟乎自登選之道乖而薦舉有不得不停之勢未
薦之先凡可以營夫薦之之術者無不爲也其薦也薦
其有以營之也旣薦之後凡可以報夫薦之之恩者亦
無不極也其薦也薦其有以報之也天下豈盡乏才有
才而誘之以彌縫要之以貨利則亦無怪乎才之不爲
國用也當此之時有無所營於先無所報於後而薦之

如吾憲臺者乎世之所以薦者如彼而憲臺之所以薦者如此世之所以望夫人之酬者如彼而憲臺之所以望人之酬者如此吉士亦安敢不竭吾才盡厥心以憲臺之所望於吉士者酬憲臺乎又蒙諭曰該縣莫恃本院已行薦舉便爾包荒此後稍有不謹卽時飛章糾劾斷不護短姑容夫憲臺之爲是言也屬望吉士甚深故責備吉士愈切然而是人也世實有之顧吉士則不敢也天下之稱爲廉而忽以貪器致敗者費重而無所償也其罪更深於不廉有慎於初而終以驕矜失之者氣溢而無所憚也其頑劣更過於不慎吉士外無所費而內有所憚生平讀書學道立身事君之志自矢必遂行

將究所未知增所不能庶幾身前身後無所復恨敢墮從前之清慎有負大賢之提衡乎此固無煩諄囑者也再蒙問曰交山未盡銷弭作何撫綏更當着意吉士已面稟而未敢詳陳也竊照交山接連寧武靜樂永寧諸處綿亘千里轄交城者十之三四複嶺重巖實巨寇淵藪散則盜皆輸納之民聚則民盡剽劫之盜從無踪跡可追安有巢穴可破此誅勦之所以難也自康如江兄弟被擒之後餘黨解散其至今凶命不順者不過任國鉉申友傳青山王汝諫等數十人耳梟此諸兇崔苻自靖然此輩雖作孽而未嘗顯叛也緩則養癰急則鬪獸縣官亦惟靜以持之尙不敢妄行申報以激其變所幸

者山中風雨調勻秋收可望細民各安耕鑿不爲煽惑
諸兇孤力而寡助不難漸次就縛耳然在下吏有何德
能亦恃憲臺風聲所及無令不行無禁不止下吏遵守
奉行庶幾獄訟由是而簡囹圄由是而空耕桑由是而
興絃歌由是而起至於疏浚湖泉而旱地俱可耕均平
水利而豪強不敢估此吉士近事也惟是明知地方有
利當興有害宜去必俟之今日而後舉行不疑若復早
圖速效又不知幾人起而發難矣伏冀憲臺始終造就
俾巖疆末吏得竭蹶稱職以砥礪官方正不徒藉此薦
爲進身之基而遂因循苟且圖便目前也區區有心不
知忌諱萬惟原有幸甚庚戌五月初八日

謝丁鄉紳惠馬

高門駕車雖多騏驎弟何得以駑駘之末輕拜上駟哉
里馬芻牧不給斃者居半方圖買補爲置郵計何意連
騎昂昂下頌古人有天馬來之歌似代志明德矣謝謝
然弟之內廐猶公之外廐也從此每有驅騁不妨命圉
人見示耳陽春將半詰朝於郊外約二三父老雜坐一
話農桑奈棠陰未布欲借扶風絳帳以庇光風霽日想
樂爲助也

上董督學

作令者每視童子試率以爲戲其得過郡而達于督學
所謂孤寒積學之士十不得一焉不啻長江天塹龍門

碣石之不可以徒步而過也吉士傷心于此雖邑試無足爲輕重亦必屢考以盡諸童之長去其假冒而真才自出交雖山縣亦復鼓勵以無佚維新之造縣中所取十名前皆有志讀書而文可造者此外不過附名觀場而已

復程石門叅軍

干旌指滇弟亦蒞晉屈指十年兩聚峨眉僧舍彥會難常偏隔之南山南北山北使吾兩人兩地日永暮雲春樹之思也王郡丞從滇來晉口傳尊旨離緒縈懷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姑托一卮將意可謂善致相思已每念京華並轡出入時真如隔世茫茫回首不覺坐而

歛寐伏而忽興雖禿千穎何能盡萬一於左右然不可竟置之無言也僻處巖邑所履盡屬羊腸負嶠伏莽寬則習而玩急又防變生朝夕惴惴不啻以朽索馭千百泛駕之馬初下車疊遭小醜狂吠荷諸憲照臨不爲所噬催科最關考成而此地頑梗逃亾十居其半委曲招來漸次樂輸復業少有逋缺稱貸報完又陶唐之遺偏多虞芮之爭近亦日就清閒但以調審別案不免奔馳向來作客大都以我干人今則人來干我深山多石無術點金何以應之吾兄才名爲上下敬信雖處贊司尙得高視濶步綽然有餘以視鞅掌不遑者爲何如也魚雁不斷雖天涯等若比鄰夫子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復黃泰升祠部

十數載浪遊南北諸君子疆半識面每傾耳當亭先生不可一世之豪氣輒躍然神往而汪汪千頃思飲波以滿腹不可得也僻令山城自同鹿豕不復掛諸貴人齒牙卽二三好友大都以勢分懸殊久絕聞問忽接瑤函兼之瓊貺捧讀之下覺滿庭秋色盡入春風孔北海乃復知世間有平原令耶感且愧已承諭卽達廣川公悉如台旨知公應求所及別有相通於言外者何俟居閒人憇慮也

與太原萬輿菴同寅

晉祠游後彈指二月忽接新章諷咏一再恍如置身懸甕間流水潺湲時聞二三父老謳歌鼓腹也望川亭爲此祠最勝遺蹟在寅兄修舉不過反掌間耳吾輩身任地方凡一切風流韻事慎勿當前錯過在目下似亦無足係心他日各成身退驅車再遇便成一段山川佳話此弟之所深望於寅兄者

寄懷慶徐天碧別駕

歸署後適舍親輩自南來舟車馬足之所歷者四千里而風土氣候之美獨稱河內三年荼苦今且薺甘矣弟作令交邑三載心血槁矣本草云生地能生心血出懷慶者爲上菊花心者爲佳十數枝一斤者爲最弟今以

寸心恩公企沐台惠希如淮陰將兵謹聚斂諸佐使以
待

復戴山民

兩載巖邑又值風波之餘親朋賜顧者月無虛日有臺
不能避債無術可以黠金強之飲酒顏色不歡亦付之
無可奈何耳昔年同兄謁選尙可勉自支撐一行作吏
凡輦下諸公或贈以裘馬或貽以盃緞不則新詩旨酒
種種好情誰肯忘之今卽不欲相忘而不可得矣弟作
此語兄必以爲太甚榮選在卽無論好地方不好地方
各有必然之累身肩其責方知之回思共事都城午夜
飛觴連宵達曙其可得耶古瓊讀禮家園亦曾遣人過

我子峻新選商河人地大相宜但苦債累正恐欲潔其
身而未能此身不潔何以善後心切爲好友慮之子箕
戀戀鄉土不卽出而作宰自是高人數籌亦別有所見
也辛丑簡選同譜之誼宜敦兄於未選之先已選之後
均當出爲領袖此後東西南北會聚正難幸無虛此歲
月耳薄儀不足以供守候薪水惶愧惶愧

復程婁東

甲辰別後忽閱六秋魂夢依依時在幽草軒左右今亦
不識何人醉呼其下矣弟當年吊睂生詩有席門車轍
空畱跡金屋嬋娟漸去帷之句不轉盼間而吾詩意之
所不能盡不忍盡者遂爲人情世事所必至嗟乎淮海

固多人誰復念眉生者獨君家伯仲耳夏間閻子百詩
持尊札遠訪弟於羊腸狐突間直弟風波之際僅晤而
別昔人云以文求作友何德敢稱師予愧矣何時赴大
冢宰之召便道晉陽豬肝之累竊恐非吾兄本意然非
親歷其地亦何由知唐風蟋蟀大異於淮南叢桂耶

上晉省色臬司

一省爰書盡屬憲臺平允職係小令安敢越次安詳至
田福所犯或有可寬之赦前者或有不可寬之赦前者
職司一縣之牧以交民之心爲心則刑故無小自不敢
咈乎舉國欲殺之中憲臺總一省之憲以晉民之心爲
心則罪疑惟輕自不妨出於如天好生之外第福以

人而觸萬姓之怒若過於從寬猶恐人心愈激一出縣
門便無生理倘蒙憲臺宥其一死而亦不使之並生則
擬戍發遣追贓埋給亦可以慰交民於寤寐矣

與徐敬菴侍御

客春家又呂兄南旋附有寸言小兒姻事遂蒙捐大俸
以周之雲霄高義實非可望之他人者也顧盼復二十
有餘月都中往來如織而晉陽寸楮無達於左右者非
不暇執筆每每執筆而中止也人情苟有所不得已必
謀之親與故至大不得已則必擇其知我念我之最深
者而與之謀疇昔之好知我念我之最深孰有深於吾
侍御公者然而猶不能宣之言當其不言則欲言者無

窮及言則又何者爲可言之言以其信口縷縷語不擇
音如村農老嫗刺刺訴愁苦不休徒深知我念我者之
歎息悲傷而終於愛莫能助也曾不若終歲無一言俾
知我念我者之怪其無狀而猶或代爲之恬然適也頃
者屢得家給諫信知侍御公尙不知其無狀而怪之因
復執筆一通於前從來爲令之苦不過數者掣肘也誅
求也錢糧也盜賊豪強也而以吉士今日所履之地上
臺清明委任小民從化急公山寇蕩平閭里率服數者
無一焉顧方蒞任之初數者半集而某處之安然今數
者無一而地愈危負愈重皇皇焉殆不能終日何也此
固言之無可言也太原周知府其才可稱肆應其名已

列卓異其位尊於州若縣其遷轉僅俟歲月功名之心
人孰無之今已告病乞休矣此間作令履虎臨冰又何
俟言而後明哉吉士今者但得速離此土策蹇於長安
道中誠無異登僊然戴鰲山而仰首縱有知我念我之
深其能援手於九淵否也同有長幅達家給諫其中情
形或備所未盡仰冀洞察寥落况懷語無次序希鑒

與閻百詩

近日陽城張子蘊生負笈來署予合梓張子及百詩闡
中兩副卷以報同事歐陽先生於地下張子渴慕百詩
甚今檢張子所集杜詩寄閱可想見其爲人矣蔣子荆
名臘盡自都城携百詩手札西來探其胸懷絕不呈世

間瓌異恢詭之累故其賦物言志心靡不肖於境而腕
靡不肖其心予見其所爲詩不敢以世之所爲詩者目
之數千里命駕人不能阻荆名之不來意中未曾有行
路之難目中亦絕不知有太行之險也未兩月忽以省
親言別予竟不能止荆名之不去意中未曾有行路之
難亦絕不知有太行之險也獨往獨來如此蔣子其肯
寄人籬下者乎

與閻古古山人

水泉灘木厰向爲文水所據已酉歲不遺餘力始復故
利數年來逃亾盡歸民居日愈稠密惟恐比屋難居乃
冲衢大道有地兩段爲武黃門張顛榆二公之業獨置

廢棄居民不敢過問焉客冬面商曾有俟春之復昨劉
汾陰孝廉自山中讀書來謁詢此地仍然故土竊爲不
然蓋此灘一帶居民之衰旺實山西一帶盜賊動靜之
機而縉紳乃一邑之倡也作令者不能興利除害猶望
其左提右挈鼓舞振興以爲桑梓計顧尺地經營人已
兩利亦何憚不爲忍置之不毛不廛之區或亦效不畜
不察之義耶屢欲作小札致之恐鄙言過顛願公以鄙
意婉致如果以甌脫視之當卽備官價請乞以爲是隅
交易之所也

復陽城星文喬太史

老先生負北斗之重望養東山之高節一言華袞當不

輕假吉士五年巖邑碌碌同人卽交山告靖上托列憲
威靈下藉生民福祉或可告無罪於地方耳過蒙榮獎
徒滋汗背令郎天姿高邁自爾不羣鳳凰產於丹穴龍
馬出於渥洼故不可望之一丘一澤間畫初復遭卞別
荆山之泣深爲愴心然功名有數遇合正不爭且晚間
從此淬華陰土使太阿光鋌在匣一旦乘時吐燭虹之
氣正當垂聲各於天下耳

與祁邑暢孝廉

公車伊邇遂罹大故深爲愍然第旣荷不棄推爲一日
之長又不得不直抒胸臆以表相愛之衷夫丁親喪曰
讀禮以言循禮之中尤恐失禮且讀且循慎之至也接

塵之頃微見內服尙具緞絨甚非苦塊之衣雖達人風
致不拘小節阮步兵圍棋吐血或別有至情顧忝列縉
紳又不得與山林閒放之士同其率性倘蒙見採則細
流土壤足驗高深之未可量矣薄奠聊當生芻一束

與戴楓仲

徐盧狂薄士耳裴聞喜有云當先器識而後文藝使青
主先生竟欲與徐盧二公較品格予且薄之矣四知堂
三字確非此翁手筆當出伊令嗣捉刀耶生於書甚拙
然於筆墨蹊徑之外頗有微解雖鵠而懸之適爲傅公
貶聲價也

復陸集生

雅韻此自是年兄筆底烟霞與却波無與然勺水實藉以聞之海內矣謹謝

閱宋雲倬離相寺序因與論文

古文有三要一曰立意二曰辨體三曰定局三者全而一言以蔽之曰潔所謂意者他人能發之意我不必有是意古人已發之意吾不必襲是意苟無出入意中之意則雖體正局高終難傳後所謂體者先秦之文不可雜以兩漢六朝之文不可參以八家以司馬龍門之文蘇明允猶譏其列引經傳以爲綾錦雜用則體可知已所謂局者或逆以取奇或離以見脫取他人之言而斷以已意一篇之中必有數峰遙映如山嵐疊嶂中來龍

去脉井然不亂然後爲之成局有此三者而以蕪詞纖句嫩字雜之復非老手故潔不可不察也篇中出離相寺無情是意不立也起用四六是體不辨也平鋪湖景全無起伏是局不定也而又多用真州東園記岳陽樓亭套取左氏如棠觀魚等語皆大不可至若造浮屠廣無量福尤爲古文中最惡累詞勉之勉之

復傅藩臣涿州太守

易水魚鱗蘆溝鴻影未能頻寄汾河寸素猥蒙賜之手札獎許淋漓汗且浹背矣五年虎穴萬死羊腸幸獲奏此微功而引領長安徒滋西笑想宿緣未盡交山塊石終未許勞人推枕也

與潘次耕

歸敝治以文案山積未能如姚元之一日裁決都盡今者始得片暇檢點竹濤蔡子詩稿並祭竹濤文一稿奉教弟與竹濤交非有素文止據事敘情無能過爲深痛未知不遺恨竹濤於泉下否

與文縣令公王卜子

客歲晉陽一話契濶屈指年兄朞月政成清風惠澤自當與太白之峰天池之水同其高且永但隴西風氣剛勁恐文教爲艱然文翁化蜀常袞化閩子厚化柳地何能限人年兄何遽不若三公耶敢爲知己勵敝門人閭百詩有事輦昌越險阻而西乘暇且將望貴治而通未

泯之刺夫寒苦如秦隴總非游屐所堪顧有一異人焉鳴琴其間豈特足音空谷而已耶百詩之亟亟以求介紹而見公與弟之亟亟以作介紹而見之於公未可爲不知者道諒年兄亦復有爽然於心者百詩嗜古宏於中而肆於外兄當識之數千里外經年一信捉筆無窮托百詩三寸舌代布之左右

復張東山侍郎

五載巖疆簿書戎馬備歷生平未有之苦平泉綠野間竟絕採芹一候忽接賜函不啻披五雲而捧白日矣會城造次得承令弟先生笑言恨未能暫屈車騎稍盡主人之分然剪蔬汲飲之况味聞則甚韻諒終以不試爲

佳

復蔣聞大令尹

半生奔走南北幸叨一命又復憔悴巖疆都忘甲子接
瑤函滋之咏歎回首二十年前滸墅唱和竟同隔世尊
刻蒼涼俯仰絕類秦風所云名山大川固能移人性情
耶咫尺故人尙遲握手何時匹馬東來傾斗酒一談羗
中風俗也

致文水鄭淡菴督學

閱邸報知公衡文荆土不禁北望手額楚文雄放而負
奇多跌宕若不羈之才鼓舞振作一規之於正便可甲海
內以公高望巨識知一顧盼間牝牡驪黃之外必有追

風絕塵者羣起猷渥注之歌文章與治化相爲盛衰荆
楚在寰區最爲形勝公奉此簡書於國家豈小補也弟
蒙格外之知圖報每恨無地今竊有所進冀仰報於萬
一焉楚大邦也衡文去取必非一心日所能周然能文
之士易得衡文之士難求有才而無學不可有學而無
識不可有才而學有識矣而意見一偏又不可然猶未
足爲難所難者數者全而兼之以品制科功令今日最
嚴文人溝行晚近愈甚故必先問品而後數者從之然
數者可一望而見品非深交而久驗不可見有浙江吳
興夏子宛來諱駟者弟與之交近十年才宏學富而識
最高且持論極正弟常評其古文詩賦殆學史漢李杜

而未至者其於制藝則不爲名家而務爲大家蓋已幾
幾乎其至也其爲人自命中行然其志與言近於狃者
其所守與所不爲則又幾於狃者也公入楚可以坦然
任之無疑者無踰此君今尙畱滯臨邑倘不以鄙言爲
妄幸卽賜復當卽邀致爲之束裝耳

復高平白田生同寅

三復回教惜張子者何至而爲張子計者又何其決也
理煩妙用憐才盛心尺幅中具見之矣弟自札瀆以來
心頗不快念吾輩各教自持身膺百里一門下士不能
檢之桀墨反代爲之轉折溺愛於有所蔽而欲政行於
所不信得無大謬而爲有識者笑乃弟旣深諱此事而

張子亦頗自恣有諸心不敢罄之口每間日弟因課藝
評閱作宗門捧喝語望後數日張子晝初自陽城來入
座見張子大笑不已舉座莫測其故旣張子去弟問之
則其言張子此事甚詳始知歌舞隊具有節烈而張子
兒女情中亦自有丈夫氣正當矜且成就未可過督之
也張子素狂縱不羈小節家居或耽情花柳然類皆浮
雲視之無常戀自遇此婦遂有白頭之訂此婦年尙稚
豪貴寵之者不少一見張子卽以終身托張子始猶未
決迨遍嘗之以諸所苦而終無怨由是張子感之其北
來肄業於交也此婦迫之至也迫之以不成各無反也
其兩相訣而來交也張子誓絕茂陵遇尙有不意一則

請以地下從一則功名人事不難倣屣棄也尤可異者
張子之內閫董君家本各族粧奩頗豐張子往時揮霍
資罄盡終不問之其閫君而其閫君亦洋洋任之及得
此婦則歡甚視之如娣謂張子曰若而人果能入吾門
吾奩中貲不惜也畫初抵掌言之時而惋惻時而激昂
四座起立不啻閱一編弁州艷異弟隨使人細訪張子
近所爲則自上黨晉陽往復去來千餘里卽聲色滿前
竟介然無復曩時態卽一端以概其餘可以無疑矣漢
唐以來中行資難斲弛之士瑕疵之徒其建立反不可
測蓋其一片血性深至扶而進之固有非常人所能及
者牧之以一鷓頭女謀爲湖州守兩上執政書逸十三

年而不怠而周美成黃澄一詞幾濱於死而不顧終不
失爲名臣才士而昔時名公巨卿若侯節度之於君平
韓晉公之於戎昱亦往往因事成就後世傳之爲美譚
夫子云觀過斯知仁矣充張子是心一言相信終始不
渝亦似有足奇者夫張子之事奇其閫君復奇卽此婦
亦奇乃弟素矯然忽兩書及於左右以代爲張子講尤
奇若老寅兄者已與張子爲難而破膽之神君遂不惜
作古押衙也則更奇得無有傳奇者復從而奇之乎身
價百二十奉上幹旋佳事張子且九頓於臺下焉

候徐督學啓

公諱謂弟字子遜北直長垣人

并水無邊紫氣歡傳冀北春回恒山一路清光共指海
東月上遙想百年造士欣逢千里同文天上石麟人間
冰鑑恭惟臺下簪纓東海譜牒南州披二酉四庫之藏
笥厨失富全五岳三光之氣雲漢爲章特簡宿望名賢
寄茲衡文重任方玉坡初出舉朝知西魯之大行迨木
鐸將周到處若東家之在望舉都邑七十餘郡興見聞
五百餘年入渥注而求天馬原不慕紅驪紫燕之名當
聖世而獻唐風亦寧取秋草春花之句六經如日中天
四教如風動地吉士五車未覩一榜徒慚本安東海菰
蘆豈是西湖桃李讀三章而佐郡我則安能叨百里以

親民吾斯未信仰托鈞陶之宇希成錘鑄之形燕市三
春望鳳箋而未下羊腸千里歎馬足以不遑伏願矜其
初試簿書未諳張弛之習更祈頒以教令免其覆餗之
愆心雖托夫葵傾敬未尚乎芹獻

候新安太守曹冠五啓

公諱鼎望順天豐潤人
由庶常轉比部郎陞任

經年旅選重逢燕市之冰霜千里春回遙望故鄉之雨
露笑并水得城如斗念清風問政何山

新安城堞橫恭
巨問政山巔

惟閣下望重幽都才雄鄴下蚤入玉堂之署夜看蓮花
旋登鳩省之班雲消貫索旣得士下明珠之網三湘與
七澤俱清暫觀風借北斗之光白嶽共黃山爭媚建旗
多暇保障不驚小桃源傳李白之詩清吟可繼昉溪村

垂任守之鈞勝賞長存憶從容風月之間徒惆悵雲霞
之隔吉士一官階轉百里恩新貪豆區之祿以奉親無

寸尺之能而試縣走羊腸之百折邈矣白雲歎鶴髮之
雙飄嗟哉愛日藉蔭長春之宇逍遙垂老之年矢報何
時盟心徒切若乃二三弟姪就試臺端敢曰聞其無人
必小子之有造或曰焉知來者念童蒙之我求三事爲
期萬年以祝有懷對月徒目斷於晉陽回首長天祗夢
親于越嶠

迎侍御傅公巡鯀河東啓

公諱感丁字雨臣杭州
仁和人山司李轉比部

郎改吏垣
補御史

參野百城雷動爭傳紫氣遙來恒山一路霜飛蚤識綉

衣將至寄股肱之重任盈縮在心撻西北之利權澄清
拭目風馳三省雷動屬僚恭惟臺下築岩世裔秉簡高
風瀉浙西之江文瀾動地空冀北之野腰裊自天李署
秋曹內外獄咸中有慶青蒲烏府東西臺無知不言惟
秦晉魏在輿圖自古爲雄念軍民商困離政于今實甚
公曰艱哉臣執筴臣實愧給國之劉帝曰往矣爾惟鹽
爾再作和羹之傳行行驄馬桃花逐赤綬以俱榮颯颯
旌麾玉女望紅塵而並遯連百城而喜深忘味合三邦
而待貢厥名吉士蔭托枌榆榮逢雨露十年江汜仙登
河上之舟三度長安席暖梁間之榻夢寐廣寧門外垂
柳垂楊彷彿陽關疊中載言載笑何幸賜尊而別適然

負弩而迎策其馬恐或後焉望爲龍喜可知也伏願仰
因天亦俯因地順其自然上計國更下計民弗爲已甚
一輪秋月長映水晶之盤千里薰風永結玉華之瑞

復祁縣同寅王梧音啓

諱惟篤陝西華州人

參野光連千餘里久照素靈之宮汾河波潤十數州獨
湧祁奚之里聽薰風一彈再鼓景化日式舞且歌幸際
連城榮增報珮恭惟寅臺秦川一柱宋代三槐玉女明
星久仰蓮華于天上碧鷄金馬獨拈桂樹于人間小試
麓臺廣栽花種一泓秋水坐鳴宓子之琴萬里紅雲拭
目班生之駕弟吉士試鉛錯節捧檄同封德有鄰而不
孤慰深葭倚賢在上而引類感極穆垂忽枉瑤函兼承

瓊惠霏霧燦然而在笥清風穆矣其嗽詞思公子兮未
敢言曷勝紫芝之慕念美人兮何以報徒懷青案之誠
莫識拜嘉滋深仰止西鄰餘照引領東家南指先逃終
慚北面復八行以將燕賀肅九頓以報鴻章

賀提督柯公加宮保啓

公諱承盛奉
天遼陽人

恩傳閭外九重思鼙鼓之勲望重師中千里變旌旗之
色居虎座而通鶴座帶參星以拱前星文武同歡兵民
胥慶恭惟麾下兩朝汗馬一代從龍出遼左以長驅百
戰莫與爲敵委晉陽而坐鎮四方盡聞其名藉開國之
高勲作神京之右輔吳廣平之居漢代隱然敵國在焉
李英公之置并州賢於長城遠矣當此丹書賜券之朝

寧是杯酒解兵之日公曰臣老矣無能爲也帝曰汝勉
之予其念哉謝塞上之風雲方望八旗以迴八陣捧天
邊之日月乍作三孤以統三軍班都護遠而上書未敢
恩求漢郡廉將軍老猶善飯不忘思用趙人三錫方新
元戎惟舊吉士才非投筆政忝賣刀訪徐庾於幕中有
懷露布揖孫吳於堂下未獲前籌五服有章想榴花之
艷艷寸心遙獻托芹草以萋萋伏願武以文經威而惠
濟一星婁北長映少陽之宮千載斗南獨步凌烟之閣

迎太原太守秦公之任啓

公諱宗堯字明宇遼東
義州人由兩浙運同陞

晉水分符姓氏初傳北關雲中望斗春光直接西湖江

花隨五馬以俱飛，亭柳盼一鸞之至止。歡騰合郡，喜溢屬員。恭惟臺下萬石華宗，三韓名望。月掛巫關而朗照，彷彿光儀。波回鴨綠，以漪漣依稀。宏度種桃花于海岸，上佐聖世，調羹贊竹。莢于漕津，下息蒼生。呼癸疑劉晏，或再生于今日。陋桑羊空悖入于當年，九重廉采方徵。轉運以居中，三晉需才再試。分猷以典外，念河東七十餘郡，宣化始于太原。卽王臣數百餘員，而親民莫如刺史。爰分碧竹，俾坐黃堂。秦望山前，共惜少游。遂去晉陽城上，遙待尹公再來。吉士利愧操乃學，慚製錦讀三章。以佐郡李官已奉新裁，寄百里以親民。屬吏仍稱舊治，長安日近。方瞻馬首，晨鳴北極。雲開忽覩鴻章，有

榮念桃李生成之不遠，悵庭階稽拜之猶遲。謹肅片函，遙同九頓。伏願陽春有脚，鶯花不獨。媚于吳山霖雨，隨車熊轂。蚤生光于汾水。

附小啓

應運而興，得時以駕。足國名高于青史，酬功品重于丹墀。并水春回，天上花開。五馬錢江雷動，日邊望切。雙旌吉士指李空司看花待種，念故山鶴放方承雨露之施。慶此日鳧飛更及雲霞之覆，上羊腸之百折。馬首欲西，眺鳳嶺以千重。鸞旂載颺，敬陳尺素。曷勞寸心，庶申萬一于意中。希沐尋常于格外。

復清源同寅張夏鍾啓

諱汝瑚福
建晉江人

閩雲毓秀女宿垂光學士家聲人頌當年萬選曲江世
業鑑遺此日千秋洛陽橋未雲何龍知歲旱作之霖雨
陶唐城無梧何鳳念民愠解以薰風天降神君人曰父
母青燈夜戶聞歌叔度來遲綠黍平疇共望張公有喜
家晉水亦官晉水夫豈偶乎閩清源更并清源斯已奇
矣當此監司佐郡之並省知蒸民之倚守令方專復值
方伯連帥之一新識盛世之重循良特甚卓茂著聞褒
德班生行望登仙弟附驥徒慚飲醪未醒潘令之花待
種乍問圃于東鄰連師之琴未彈已移情于北海旦夕
方願安承教鏗鏘忽惠以好音投琚投瑤旣莫辨辭多
而受寡報桃報李更弗違厚往而薄來答以尺函銘之

寸衷高山在仰近矣四十里之交明月同看悠哉五六
宵之隔嗣申稽謝再領誨言

元夕答讌七鄉紳啓

王正十四日武黃門李侍御胡邵武解龍巖孔
青城張顛榆孫孝廉七位招飲于城西彩樓次
夕啓

經首春王九陌花開遍地省徵卿士西樓月滿元宵覓
去黃柑畱將白雪奏涼州不煩雲路幾曲新番酌北斗
共獻春漿七星東指恭惟臺下會合逢元光華成旦啓
高明之界朗然百代傳燈吹太乙之藜何處半星爝火
吉士仰鰲山以思戴值鶉火之相望敢負花封試開花
市漫辭竹葉且效竹林兔窟徐探幸追陪于今夜虹橋

未斷希再涉于明宵佇聽鳴騶當親擁篲縹緲長春之
宇爛焉草木齊輝留連不夜之天只恨笙歌無妙賦嘉
賓之我有惟賢者與人同望彼巍巍乎成市成樓庶周
行之有示聽彼欣欣然載歌載舞實好樂以無荒

請鄉紳武蘭石給諫啓

答賀家二人誕辰

青山重疊繞郭高風綠樹陰濃滿庭啼鳥遡孔君於北
海想謝傅於東山恭惟臺下好善不遺因心錫類念鳴
琴之吏榮其二親分夢筆之花章之九袞展私何日薄
采其芹雖慙白雪之歌尙有幽禽上下卽少柘枝之舞
試看浮雲去來預肅臨池願言待月

請鄉紳李卦嵐侍御啓

答賀家二人誕辰

庭樹重陰接西峰之爽氣園鳥返哺奏隔葉之好音樂
共舒長感深仰止恭惟臺下聖世達尊人倫錫類念安
陽捧檄志本爲親嘉鹿門齊肩榮及其子增輝甚矣報
德何如肅此公餘薄俸私積希淵明于彭澤悉屏簿書
屈安石于東山敢陳絲竹

附請沈太守小啓

接風雲于坐末不記何年負弩矢以前驅那知今日汾
水之夕陽沉照西山之爽氣親人秋色滿城故倒新醉
于陶令月明千里冀申清興于庾公

賀汾州靜園沈太守啓

公自臨洮二
守陞守汾州

井星北拱三秋回北斗之光汾水西翻今日識西河之

守如望歲者一路歌來暮者八城庇屬鄰封寵增舊里
恭惟臺下波澄滄海望峙緒山居登百尺之樓望洋千
里出遍四方之澤徼聽九重刑本期於無刑蒞陶唐奏
陶唐之化武以不用為武鎮熙河立熙河之勳久欲徵
次公於廟廊姑再試望之于民社美哉山河之固蔚然
文教之邦惠此高賢式敷雅化豈獨遠事君而邇事父
魏文則卜子為師蘭有秀兮菊有芳漢武則佳人成曲
山登萬戶行看夜戶不扃水繞汾陽共指秋陽作暴望
斷唐州竹馬春回子嶺壺漿古士廿載參商支離一鶴
三年木石憔悴孤琴每憶落桂子於西湖分得天香雲
外公與子辛卯豈意蔭甘棠於南朔重延仙客人間飲

玉露而非遙盼金莖之伊邇梁懸明月空切人倫師表
之情簾織清風尚稽雲嶠登臨之慕薄將不腆俟炙新
光

迎楊介瓚太原郡丞啓公由府谷知縣陞任

澤衍關西波揚浙右稟四知於桃洞已頌神君攬六轡
於汾河競迎司馬恰逢燈市歌白雪之章正放梅花走
陽春之脚古士桑高方仰匏落徒慚八拜江干依稀香
火昔曾十年府谷夢寐關山昨迴刻曲之扁舟愧非安
道今負臨邛之隻弩喜遇相如敬崱使以迎塵旋摳衣
而向斗

復陳葆初北部啓陳公湖州人其兩令弟係予同年

人中湖海天聚星辰蚤傾蒼雪之波一身銀漢乍解桁
楊之氣三勅畫衣秋始中而白雲在天斗方旋而紫微
環極吉上名慚一稚空希榻下梁間令弟品重二方曾
共桂分雲外尺素忽驚於日畔寸心徒咎於山西茲蒙
令長君枉駕荒城曾不信宿雖竭野人之誠未稱長者
之命統希海涵臨楮翹切

迎寧武關同山周郡丞啓

公金陵人

天邊五馬入并野以長驅塞上牙旗展秋風而動色重
此北門鎖鑰式煩南土綸中氣動巖疆神馳屬吏恭惟
臺下綿綿瓜瓞奕奕金陵巷口烏衣先謝王而得姓江
東赤烏鬱鍾石以生公處則赤米白鹽思天下之饑由

已出則綠葵紫蓼推山中之藥於人惟此神京右輔設
險在於三關雄哉列障連雲握樞在於中路念封疆重
司馬之選乃坐鎮藉萬人之英右偏關而左雁門如指
在臂畏嚴師而懷慈母置腹推心彼西京則細柳爲營
北宋則蓮花遺愛兼此竹帛允矣箕裘吉士五斗虛糜
三年學製少習濂溪太極之說則思幼而學壯而行近
讀介山溫食之文方念稽之今以考之古豈意冀北之
野重下汝南之車念先世一鶴一琴久折心於茂叔喜
今日五經五緯早齊名于續之惟向往之殊殷敢進前
而不御謹將尺素先達悃誠

中秋復榆次林浣亭同寅啓

浣亭莆田人時爲人所構故及之

四時秋半白帝方中千里月明美人誰共過汾水數聲
鴻雁照西山一片琳瑯恭惟寅臺家居玉宇瓊樓人處
紅雲寶幄何須親友盡識冰壺恰遇雲霄方飛玉鏡飲
二涂之流水榆次縣有大小涂水競本無心爍百鎰之南金憎茲
多口慨此夕陰晴未卜則君子之思憂以深感明年離
合多端則騷人之旨婉以惻弟吉士奏涼州之曲偶與
同遊化廣寒之橋原無妙術每憶頻年皓魄遇中秋必
定成圓請看往日浮雲到今夜全無一點逢時須行樂
耳對酒可無歌乎望桂宇便欲乘風姑讓伊問天學士
入壺公別有一月遙念我子鶴仙人羽爲犖兮霓爲裳
盈庭秋色玉爲龍兮晶爲兔滿目清光領不勝情欲問

君平之卜晤期何日同登庾亮之樓

謝周子鄧山書感應經啓

靈篇鎮嶽近勝宛委之神經各手臨池無異金錢之聖
教焚香展几浣露開函頓置身魏晉以前遂臥我斯鶴
之側古書法汜今幾墜安望蔡邕中興今周子妙有餘
姿定是鍾繇破冢力盡一身乃送畫點經三折始成波
淅淅驚沙振孤蓬而耀色翩翩飛鳥挾清氣以孤鳴旣
奉爲蔡忠惠之典型當珍如柳誠懸之碑誌

邀諸子石壁登高小啓

快心爽目莫過三秋望遠登高更逢重九無龍山且遊
石壁有諸子不美叅軍竟日爲歡何待白衣送酒依夕

乃散勿令黃花笑人

請張意銘廣文鄉飲啓

學推廣武賜麟角以成毫教著橫渠布虎皮以爲席惟
詩書之澤衍而彌長斯道德之光被而共仰恭惟臺下
懷寶不試大器難名比思曼之風流居莫能測得英才
而教育樂在其中苜蓿花聞競說春回絕塞蓬蒿徑闢
還驚月滿東山品旣重於耆英人俱奉爲律度敬肅杖
鄉之典用迂輔世之尊

請趙榮景文學鄉飲啓

聖人之道不枉已視其隱而信其行君子之教不出家
觀其述而知其作俟命莫先於居易貽謀無過於傳經

恭惟足下誦讀守先淵源啓後不夷不惠高枕淡然終
身聞禮聞詩過庭僉曰有子見多士歎林宗之過人覩
二方識太丘之有道涓茲九月時屆望辰冀邀潛室之
幽光用副朝廷之大典

請韓魚義鄉飲啓

籬外黃花香冷九秋之露風前白雁聲徹萬重之雲旣
夕英採而可餐亦旭日矢而恒旦茲惟足下孤高成性
貞介足風辟同心之蘊居然於陵仲子失齊眉之案獨
老吳門伯鸞五十年有鰥之揚備聞其語廿一史守義
之列偶見其人謹洽輿情用迂鄉飲

復稷山顧惠師同寅啓

北斗名高南金品舊如來巖畔年年人遡春風貫索垣
中歲歲光留夜月下雪川之簾影久望蒼生奏稷岫之
琴聲乍傳青鳥弟吉士三秋狐突木石爲居萬仞羊腸
風雲迷路欲借西鄰餘照恰瞻南國清光愧尺羽之遲
飛訝雙魚之忽至推衿送抱何讓古人酒檄詩筭期之
異日

賀陽曲邢逸園同寅啓

逸園高淳人舊任金華令新補陽曲

江左人倫河間世德鍾虎踞龍蟠之秀楚澤雲深發金
星婺女之華洞天春曉頻回泉石再問桑麻衣冠子才
之家豈必嵩高作宅婆娑仲文之樹還向汾陽放花念
舊里之神君作鄰封之寅長歌隨月滿雨逐車來弟吉

士漸水波寒吳山峯末餘音鏗爾久非清獻之琴念載
蕭然乍捧安陽之檄羊腸極目歌同谷之不遑虎穴頻
年望長安而不見頓接先聲於南國欣窺餘照於西鄰
喜同鄉更同地同官纔隔盈盈帶水敢一言願一心一
德何妨落落班荆恨縮地之未能有懷倚玉諒披雲之
不遠暫布采芹

賀清源陶隨菴同寅新任啓

隨菴蕪湖人舊任興縣補清源於壬子十

二月十二日迎春日抵任

三江遺澤五柳流風琴豈無絃舊已播臨津之曲錦非
學製新復放臺駘之花陽春脚迤邐方來適頒春曆陶
唐城依然如故重識陶侯弟吉士誼切桑陰任深巖險

高言自詩文集 二
棘行衣絮芒刺背者五年壁照鄰燈光生毫者一旦喜
而不寐恨未即逢寧期木石之區再接芝蘭之友愛日
可愛愧無能趙德如冬清源共清敢共勵臣心如水肅
將不腆以深燕賀行且不遠以覲鴻儀

爲數兒求婚范門啓

尺魚汾水溯淮海以傳書雙雁秋風望江雲而就奠薄
宦長違南北全家敢畏東西違念良辰慶承嘉禮恭惟
親翁臺下丘園足樂湖海自豪登白嶽之舊峰共憶希
文高矩泛射陽之極浦長維少伯扁舟如吉士者半世
蘭金已深於盟誓十年葭玉又重以婚姻幸哉白雪風
清獲此元婦媿矣烏衣望末莫副佳兒涓茲玄禽始至

之時適當玉露初霑之日敢歌好合用訂佳期雖慚投

李投瓜爰望鼓琴鼓瑟惟是許國者隔行山豫土而南

三千餘里携家者泛兩浙五湖而北十五餘程內人携

淮陰顧大典之難周望遙途而誰主沼沚共澗溪並獻

考書詩則敢略親迎鼓鐘與玉帛雖陳論禮樂則請從

先進伏冀匪儀及物維德用嘉掛新月於弄月樓頭永

映吹簫之客覓玄霜於雲英橋上式徵搗藥之章此時

孔雀徐開共看一堂婉變他日鳳凰有卜載歌百世和

鳴

上川撫約齋羅公爲蔣虎臣座主還櫬反葬啓

柴戟霜開輜軒日麗遠念南梁重寄惟帝其難誰爲西

顧紆憂非公不可錦城篆水早關蠶叢赤甲白鹽追祀
 金馬叱馭而馳大小劍埋輪以肅東西坡歲次亥冬駕
 經晉水下吏崔苻進勦未遑負弩先驅時奉勦殺上公
 節鉞遙臨乃復舉帷寄語祁陽孔道齒及馬牛署篆汪
 丞備陳金玉何幸孫陽一顧頓啓雷煥雙鐔咳唾九天
 併幪萬覆頃閱邸報驚傲座主新亾更奉綸音感大中
 丞厚誼空抱築塲私願不聞易簣遺言萬里孤櫬空懸
 止有青蠅爲吊客一輶長旌獨表惟餘白拂作遺羶二
 十三年絳帷虛設八千餘里白馬難前在吾師了了淨
 因塵埃何染念世法依依故里輓紼無期昔馬援僑終
 還棺魏里梁鴻客死反葬平陵可憐雲水遊踪常傍玉

壘何忍關山夢路遠逝金沙

夫子歿于蜀地金沙寺

舍館業已長

捐泉扃何時永固伏乞詳記月日兼書偈辭墓域向得
 佳城葬田猶存舊畝山廻素旒勅護喪車水導丹旒旋
 瘞祖壠庶幾松城路閉勿泣松帳之茫茫柏擲香填無
 惻柏門之黯黯頽山壞木環泣及門宿草陳根奔號故
 友子孫感戴百世存歿啣結三生

古詩集自序及後
二

五

